皇明兩朝疏抄

皇明兩朝疏抄卷之十五

財計類

明會計以預遠圖疏

馬森

山西清吏司案呈査得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及南北直隷各府州地方田土通計夏稅歲額除奏豁并摘撥莊田及農桑稅絲人丁等絲折絹及本色絲綿各留本處與觧納內府外實徵起存麥米共四百六十二萬五千七百五十七石九升八合零內除京庫小麥三十四萬二千一石每石折銀二錢五分係歲觧承運庫之數與坐派南北二京各監司局及內外邊鎮堡各倉庫本折色并絹布豆折等項

俱有項下解納外止有派剩小麥一萬七千餘石每石折
銀一兩共一萬七千餘兩并各絹布折銀九萬一千六百
八十九兩四錢八分秋糧除奏豁外實徵米二千二百一
十六萬四千七百一十七石八升七合零又除存留及地
畝花紙存留本處并起運本色外實徵起運秋粮米一千
三百一十萬一千五百四十五石一升三合零內該歲觧
承運庫折銀米三百七十一萬八千九百九十二石三斗
七合六勺零漕運米四百萬石南京各倉米一百八萬三
千二百八十七石零祇斗黑豆二萬六千三百一十六石
零 內府各監局司光祿寺神樂觀及在京 宗人等府

部院等衙門并南京各府庫等衙門坐派米豆約共五十
六萬六千九百一十一石九斗零又內外各馬房倉場邊
鎮各倉口坐派民運本色折色不等外只有派剩米二十
四萬石二千五百七十五石零每石折七錢六錢不等共
該折銀一十五萬八千四百三十三兩零京庫折色布銀
三萬八千六百一十三兩又帶徵馬草內除存留及起運
各場外該折解太倉庫草七百一十九萬五千二百三十
九束每束折徵銀二分五厘并南草三百九十六萬七千
九百包每包折銀三分二項共該銀二十七萬八百七十
兩零在京五場草并備派　內府會無稻草等項折徵寄

庫銀共約四萬五百七十八兩七錢四分此外各衛所府
縣屯田地畝牧地子粒租銀與各省府戶口鹽鈔名鈔關
船料商稅等銀應解太倉庫者約歲額共二十六萬六千
九百八十兩零通計歲收太倉庫銀約共不過九十八萬
四千一百六十四兩零內除各鈔關本折輪收歲該一半
及扣二八項扣省等銀共二十一萬四千五百七十兩外
皆奉 詔蠲免十分之五又少銀四十三萬四千七百九
十七兩零及查歲支公侯駙馬伯祿米折銀及在京文武
百官京城內外各衛所官軍勇士折俸折絹布鈔冬衣布
花并各營將官家丁軍士馬匹折色 山糧料草 內府各

監局會無實辦畢見等項并神樂觀樂舞生夏衣冬裘太常寺術價　欽賞番僧夷人各衛所軍伴雜役折米銀京五草場召買草束商價共約歲支銀一百三十五萬餘兩九邊近年歲發主客二兵年例銀增至二百三十六萬餘兩以上京邊通共用銀三百七十一萬餘兩除前歲入折糧等項銀九十八萬四千一百六十四兩零并兩淮兩浙等處各運司等衙門歲解鹽課共約一百三萬餘兩通融支放外此外尚欠歲支銀一百六十九萬五千八百三十六兩零并無坐派年年撥括已竭今隆慶元年奉　詔蠲半又少去銀四十三萬四千七百九十七兩零通計歲用額

數實少銀二百一十三萬零又查得九邊各鎮倉庫歲派山東河南北直隸順天等府及盡山陝二布政司全省之稅糧民運輸納共本折約銀三百六十四萬一千五百五十兩三錢二分七厘今奉　詔蠲免十分之五則又少民運銀一百八十二萬七百七十五兩一錢六分其各鎮軍士月支升合俱不可少以上通共實少銀三百九十五萬一千四百八兩零無從措辦及照先爲計處蠲免錢粮以濟邊儲以裕　國用事該本部題以隆慶元年奉　詔蠲半通計歲入之數較之歲出不敷數多隨行將事宜條爲四事已經題奉　欽依通行欽遵訖但恐撥括未得能盡

如原議之數而各邊支用欠數尚多臣乞再行計處施行
案呈到部看得計補緩免乃一時之權宜而經久之謀尤
當酌損預圖臣考先臣王瓊任戶部尚書因宣府鎮
討缺少增添軍餉奏稱弘治年間各邊歲發共止四十八
萬兩今該鎮稱增添官軍原無會計議行勘議別處然猶
一鎮耳未聞如今增至二百三十餘萬也及查宣府鎮原
額官軍止五萬八千八百七十七員名而已屯糧秋青草
束皆日漸消耗以至無徵即此以例他鎮此餉之所以日
增而戶部實為難繼第先任戶部諸臣未有以陳于
先帝之前而言官并各部院邊鎮諸臣亦未身任其責而

不加察耳臣伏讀　明詔有曰內府各衙門供應錢糧朕
加意節省用自有餘大哉　皇言有以仰見　皇上節愛
之仁同乎天地而唐虞之隆可復見于今日矣顧臣等雖
庸駑謬司　國計敢不奮激以對揚　休命但往事固猶
已成七年之病今承空乏之急無三年之艾臣前所計歲入
發邊在部之數已為無備而在各邊所儲積臣亦不給此
臣所以不得已而為通持變之說也臣又不敢避瑣瀆而冊
條開措處于後[illegible]拘泥[illegible]坐視而不
為先謀則臣之[illegible]于途矣然此先目前之急則可以久
遠之圖則非古人有言國無三年之蓄則國非其國今臣

査京通二倉存貯糧米共止七百萬餘石總以各衛官庫月支二十五六萬石計之僅足二年半之用耳而漕糧四百萬石內除撥薊鎮三十萬石又以湖廣 顯陵承天二衛官軍兌運減折與撥運薊州倉並車行糧昌平密雲三鎮軍餉外每年實止運納京通二倉三百四十九萬二千六百五十五石四斗加以拖欠漂流歲不下二十餘萬石今歲漕糧改折十分之三又內外各衙門歲派白糧漆認編半出在京撥支湊給則歲用之外所存無多欲爲三年之畜亦不可得况于十六年九年之求乎萬一河道阻澁輸運不達而白糧亦阻六宮百官之需皆取之于太倉又將

何以為備耶兼以四方虛耗百姓困窮邊餉增多原無額派搜括之計已極善後之策何在此臣所以抱杞人之憂而又有預遠圖之謀也臣請議處目前于先而復詳其說于後焉蓋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必自今畜之乃為可得若但知目前而不懷永圖則臣負 陛下委任之罪雖粉骨碎身亦無以自贖矣伏望 皇上留神俯賜垂察臣不勝幸甚邊方幸甚

一南京倉坐放軍士月糧隆慶元年七月例該本色該臣先任南京戶部尚書曾同右侍郎萬士和查照總督糧儲衙門題 准隨宜折放因見本月米價頗平改放折色六

萬石每石折銀五錢共支在庫銀三萬兩以江西舊例本
色南米一石每石連耗脚實徵八錢民且稱便今雖曾派
本色也行徵收尚未及期合行該省將坐派南京倉米本
色內改折六萬石每石折徵八錢內將五錢解南京戶部
庫抵還前數扣解三錢類解太倉庫可得銀一萬八千兩
以接濟邊餉 一南京工部見在庫銀一十九萬三千九
百十四兩先該本部題取十萬兩但于內新增蘆課銀一
萬九千四十九兩零原係本部集官會議題 准行巡江
御史清查當不止此數仍行申明嚴查盡行起解定為歲
額 一漕糧奉 詔改折十分之三該免運米改折九十萬

六千六百七十九石五斗九升改兌米改折一十八萬七千九百四十一石五斗一升先時災傷議折每兌運一石折銀七錢改兌一石折銀六錢及查嘉靖二十年該御史鄭芸題因邊餉缺乏議將漕粮改折十分之三每石折徵一兩內將輕賫席板并耗米等項折銀扣解接濟邊餉彼時戶部止照常議折兌運七錢改兌六錢而原議折耗等銀通不查屬以致二十二三年輒沿襲此議改折發邊有失建議之意又查得嘉靖三十七年尚書方鈍題 准每兌運一石徵銀九錢改兌一石徵銀八錢已有前例相應查照改折徵納且臣任江西巡撫時查知江西兌運改兌

皆每石加耗四斗又加濕潤米一斗又三六輕賫折銀一錢八分楞木蘆蓆折銀在外大約兌運一石民間徵銀一兩三分改兌八錢以上其河南山東雖係一六輕賫較之三六二六若爲輕少但臣先任大理寺見外詳河南衛輝府輝縣民人王傳招內每兌運米一石徵銀一兩五錢以此例各州縣亦相去不遠故河南布政司每年皆將糧道到小灘買米交兌將餘銀解回抵補　王府祿糧是每石九錢知不敷累計此各扣折徵之數亦不背　明詔可多得銀二十一萬九千餘兩以濟邊餉　一隆慶元年漕糧四百萬石奉　詔減折十分之三內除薊鎮本州倉原額

三十萬石舊例折色十四萬石本色十萬石又折撥天津倉改兌米六萬石及　顯陵承天二衛免運原議改折兌軍三萬七千七百二十四石七斗改兌一萬三千五百二十八石三斗共改折米五萬一千二百六十三石外實止歲運京通二倉兌運米三百三萬二千二百六十五石三斗改兌米六十二萬六千四百七十一石之斗通共米三百六十四萬八千七百三十七石內以改折十分之三計之該改折米一百九萬四千六百二十一石一斗以議单每軍該運正米三十石七斗大合計之該用軍三萬五千六百五十四名以免運不操減存等例該每名每月扣糧

銀二錢每年十二月每名合扣料銀二兩四錢通共該銀六萬五千五百六十九兩六錢以每軍一名行糧三石每石折銀五錢計之該給銀五萬三千四百八十一兩但于內有江北衛分減給米麥二石八斗二石六斗者大約亦該行糧銀五萬餘兩案查先該本部議覆巡倉監察御史將機題為陳末議申漕規以裨 國計事內欵開補缺船以濟糧運將漕粮改折應減運軍行糧及兌改米席板楞木輕賫等銀照数折追一同管觧漕司以備補造缺少淺船題奉 欽依去後今該臣等査嘉靖四十四年十一月內該本部會議准漕司條陳欵開議補缺船以濟全運乞

留河工銀兩補造船隻原係輕齎銀兩每石加耗米二升
折銀一分歲得餘二萬兩已經題奉　欽依自嘉靖四十
五年起至隆慶二年止應徵河工銀兩准留三年收貯淮
庫補造船隻去後本部失于查明參酌議處以致復將改
折輕齎席板行粮等銀又行盡數准解漕司補造船隻之
用似涉太多其減存料價又失開議今查九邊民運以隆
慶元年奉　詔蠲半少銀數多乞如臣今議將輕齎席板
等項總筭折徵每兑運一石徵銀九錢改兑一石徵銀八
錢解赴太倉庫扣接濟邊餉其減存料銀與行粮扣價約
共一十二萬五千五百六十餘兩內扣三萬五千五百六

十兩遵照巡倉御史原議猶解漕司湊前原議河工銀并改請四十三四五三年減存料銀查追補造船隻已自有餘其外十萬兩仍通行查催一同漕折銀兩解赴太倉庫接濟邊餉但在外省府諸臣一聞改折遂將應撥運糧衛旗不行收補則月糧無支反減存料銀置之停閣且運軍行糧南京各衛例該水次倉支給其餘各衛所俱于本處倉分及淮徐鳳陽等倉支給數必推延仍合嚴行漕司并行各總將改折十分之三照依上年全運撥派各該衛所定數造冊發各省府州縣照例查處追徵庶不悞事而可期實用 一南京兩總每年例該撥運江西浙江二省糧

米各十萬石以資三大輕濟尉貼之用計江西十萬石約該漕軍三千二百二十餘名各旗軍行粮皆例于本衛造册赴江西水次將該省額運南京倉米內坐支每名三石約該行糧九千六百六十餘石每石例該折銀五錢外應加脚耗銀三錢名曰行糧扣除共約該銀二千八百九十八兩合應照數取解大倉庫接濟邊餉其浙江十萬石旗軍行糧查果有司坐派南京倉米內支給亦行照例一體查扣解部 一南京上元縣庫見貯南京都察院項下贓贖銀一萬五千六百七十三兩九分零戶部總理郎中項下銀二千七百六十一兩九錢五分零刷卷御史項下銀

二千八百三十二两四二錢一分零江夏縣東見貯南京都
察院項下贓贖銀一萬二千四百八十三两一錢一分零
戶部總巡郎中項下銀八千五十两四錢九分零刷卷御
史項下銀五千二百五十二两八錢六分零二縣寄庫銀
共四萬七千五十三兩六錢九分零除南京都察院量存
十分之一合取觧二萬五千二百四十两五錢九分其總
巡刷卷項下盡數觧部共該銀四萬四千二百三十八两
七分

一各省并直隷府州所屬通運所除坐派支閘夫
船外尚有額設防夫每所或三四十名或二十五名本為
接交防送軍囚徒而設今俱各僉短觧及差在壯快人役

管解並不用此役皆多在司道府州縣衙門供役走差相應行撫按衙門盡数查出革去將隆慶二年防夫徭役銀両通行觧部接濟邊餉　一各省并直隷府州縣各編有民壮快手機兵等役及各廵檢司弓兵皆本以護守城池及廵邏地方等役近来因循習𢤱多不操練皆在州縣打差擡送過客及司道跟用合無行撫按衙門各照額編原数每十名查扣二名工食在官單去募役通將扣過名数及原額若干造冊一同觧部以濟邊餉　一醫獸之役原為眾牧孳生馬匹而設今䮃騍馬各派養寄養民間自行餧養牧馬草塲又聽軍民耕種另行收納租銀並無千百

成群放牧何用醫獸在官而各州縣猶照原額徭編前後
歲觧太僕寺作為公用支費似屬濫合通行該府州縣
但有額派徭編前後者俱各查追役銀類觧本部太倉庫
充補邊餉不許觧寺仍行各該撫按衙門清查永為歲用
開報　一各處攅造稅契銀該本部原行查觧並無十之
一二而各該司官多以原無定額因而侵漁乾沒者多其
各處稅課司局皆徒存虛名但係州縣私自徵收牙行稅
銀今查止順天府武清縣歲觧商稅餘銀四千兩張家灣
鹽商牙行五百兩其他如徐州有一千兩淮安府一千餘
兩近皆奏　准暫留本處餘或有軍門去處查觧軍餉亦

不及十之二三俱各私自費耗隱瞞如滁州一州亦歲有三百四五十兩近訪知州葉審新頗能操守充作該州公費支用省派于民如此計之各處不下數萬相應通行差去御史逐一清查盡數解部以省造餉以後年分仍行各該巡按御史查解不許隱瞞其僻遠去處原無市易者亦不許一槩取討　一各省府州縣近奉　明詔嘉靖四十三年以前拖欠盡數蠲免中間多有徵收在官者及侵欺問追在官與各遞年應解站驛價銀及沿河皇木未用解夫銀兩為數亦多相應通行各撫按吊各所州縣庫簿清查解部　一工部原有工夫不時坐派料價府州縣不知

奪出一時節年重徵在官及三十五年該部尚書趙文華
建議總作四司料價派徵前料各省仍舊重徵重收納解
不明積貯在庫相應通行撫按衙門清查但在隆慶元年
以前者各照見在數盡改解本部充補邊餉以上大約計
可收解八九十萬兩臣所謂通時變之說者以此仍有不
敷容臣等另行計議陸續上 請 一京師積蓄全在太
倉嘉靖二十年以前在倉糧米尚有七八年之蓄今止二
年餘正不無可憂蓋皆緣嘉靖二十年以前因邊餉缺乏
議行改折後又累次乞運邊鎮乃河凡歲災倭警燬船各
因而議折以致月漸耗少若不良今議行積貯則七年之

病而三年之支終不可得矣何者漕粮四百萬石内除薊州三十萬石係原議外其三百七十萬石皆應盡輸京通二倉計一年除二箇月折色外該歲支二百六十七萬石猶有一百萬石存貯似三年有一年之積也今自嘉靖十一年以 顯陵承天二衛免運改折又于嘉靖二十九年北虜侵犯改撥薊州班軍行糧又昌平密雲三鎮糧餉共去二十萬七千三百四十四石六斗遂襲為例在昔既以改折免運而耗減在今歲收又不肯復原額則以後各處有水旱之災日亦不足矣是則今日之所當議復者也

一湖廣荆州安陸二衛改 顯陵承天二護衛免運當矣

而船米則宜灘派之各總衛所代運不宜改折以虧原額也以湖廣之三萬七千七百三十四石三斗改折猶爲有說而江西之一萬三千五百二十八石三斗偶緣是年近派二衛兌運因而累之何也是皆有原議未妥相應改正仍復本色行漕司分派各總輪運　一薊鎮撥漕糧充班軍行糧一萬二千一百四石七斗原非舊額出于庚戌年虜警奏撥本出一時之事因襲爲例則謬甚矣夫班軍惟兩京在外衛所分班入衛者則有之在各鎮則惟主客二兵雖調用班軍其行糧亦合作客兵內會計爲當况該鎮二十四萬石漕糧本色原額既以改折十四萬石漕糧本

色又何必取此本色以虧太倉之額相應改正輸京通二倉其缺乏之前額軍餉改作客兵年例內會計加發銀兩可也　一寄雲鎮近撥漕粮十四萬八千八百一十五石八斗昌平鎮三萬九千二百七十二石五斗俱非原額亦皆始于庚戌之警共該漕粮一十四萬四千八十三石三斗歲撥山東河南二省兌運水陸輸納官軍甚亦負累先任漕運都御史曾建議寄國通倉米本部委官另行轉運者只為恤在運官軍之困尚未及於儲蓄漲長之思也今照大倉歲積不前應係舊改在京通二倉上納以足原額其昌密二鎮軍餉照數議行比照大同事例于隆慶三年為

始預發銀兩秋收之時委官抵石糴買上納昌密二倉庶可復歲收原額三百七十萬之數縱有漂流拖欠一二十萬石每歲多此十萬粮則漸漸充裕而三年之蓄可必矣一臨清德州二倉原係本部題差主事監收粮米以前皆有數十萬石之蓄後因倉積少支吾艱各又差去主事避嫌不肯發銀糴買亦減少本部以前諸臣因見發過餉銀而不敷又歲歲各取觧十萬餘兩抵數以致今皆蓄積無多臣思此二倉皆在運河之北相應議覆原額于隆慶三年照例積貯萬一河道有阻即此亦便于轉運京師則有備無患而不至于坐困矣一積蓄之務本以備不虞今

倉庫多虛在在告乏又節以水旱兵防之故在外者奏乞停徵存留者奏乞多矣每至搜括無遺別無善後良策不知夏秋稅糧額數之入已定而今歲出者至增數倍而難繼何能有餘若預備倉 祖宗之制甚周乃今奉行者多不究心遵守徒為虛文一遇水旱輒行 請發內帑失量入為出之規非居重馭輕之勢年後一年將來必至不能救藥矣蓋邊鎮之會計雖講而兵馬未敷出納未清無以時勢陵夷屯牧不脩大非往日之舊而因時酌損以就中振作量劑其出入者則在 今日所宜亟行講求者也至于在外預備倉宜申明 祖宗之舊制宣查議先後所因

輩稽而詳之計戒飭有司着實查行則亦庶幾有備于外
而各處或遇有水旱之災不至束手無策而皆紛紛仰給
于内帑矣一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
此生財之道萬古不易也而在今日之勢有難言者矣昔
人謂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雖欲無饑不可得也今則
一人耕之不止于百人聚而食之矣九邊之兵馬比
祖宗之舊增添數多而歲派民運錢粮止是舊額而又加
以征調客兵之費日亦不給且秋青屯糧漸以耗減無徵
欲量入為出而勢不可得者況四方風俗民情日以奢耗
而務本者少作無益害有益者皆未之禁誠費出無經而

官民糜費矣今欲變今之俗由古之道不去冗食浮費不重守令課農桑務本業不得而更化也今農官有專設營田有重委　朝廷非不留心于此也而無實意舉行之者故未見有可績之效則庶而富富而教崇本抑末制節謹度以量入為出者則在內外諸臣協心一體以圖振厲有為于今日而後戶部始得而不平量劑之以調其盈縮也不則終于搜括計窮而救弊無術矣　以上所議臣所慮遠圖者以此但生財積貯究探本源須內外一體着實施行而後有濟至于冗役冗食之費原經建議輙復停寢而邊鎮兵馬增添數多秋青[illegible][illegible]減少無徵皆非　祖宗之

議請查覈實酌損因革與天下秋糧原額已定邊餉不敷從何區處通候該部院科道並臣議開另行題　請至于漕糧改正欲目今為之則又以奉　詔蠲免歲用不敷無銀糴發其前應復舊漕糧乞于隆慶二年會議定擬其糴買事宜乞於隆慶三年查照施行伏乞　聖裁

節省以足國裕民疏　劉體乾

近者北虜陸梁肆為不道　陛下赫然震怒爰集義師奮欲有以大舉而撻伐之顧一時國計所需徃徃告乏各該建議諸臣或欲徵歷年之欠户或欲加数省之賦額無非以供億既繁調度莫繼遂為是一切不得已之計姑以紓困急佐經費也臣愚不知生財大計但聞之宋臣蘇軾有曰方今之計莫如豊財然所謂豊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由軾之言觀之則今日之事不在于征歛之紛紛而革冗吏清冗費乃當今理財之第一義也臣不暇遠考臣嘗見原任禮部尚書霍韜之奏有曰

我　朝自成化五年武職已逾八萬矣合文職計之蓋已逾十萬矣此周翰之言也猶自成化五年以前者云爾也計至于今則歷年邊功之陞授勳貴之傳請不知其幾是武職又不止于八萬矣各衙門之添設大臣之恩廕不知其幾是合文職又不止于十萬矣臣以是推之成化五年之吏視洪武初年之吏為冗今之吏視成化五年之吏為尤冗也遠而擬之宋制止二萬四千餘員唐制止一萬八千餘員漢制止七千五百餘員與唐虞之建官惟百夏商之官倍用又奚啻倍蓰不但此也他如內官闕官之收入者漸廣未有底極錦衣衛官校之奏備選充者漸多未有

限制中書等衙門之乞 恩濫倖者漸滋未有量極之
禮部之譯字生鴻臚寺通事序班光祿寺之厨役 神樂
觀之樂舞生內而各監局之勇士匠人并營守及以大工
陞除者其間狐媚猿攀途轍不一雖濫徇竊衆目且多臣
不能悉舉詭已萬萬乎 祖宗時矣是皆漲以待所以御
給乎 陛下者也且如勇士匠人至賤者也勇士每月則
有月糧一石馬料豆九斗穀草三十束匠人每月則有月
糧一石直米三斗五升所費固已不貲至于一官則有輿
隷廪祿之數所費又不止此也其所以糜爛其財賦者豈
少少者哉臣又恐之土地猶夫 祖宗之土地也戶口猶

夫　祖宗之戶口也賦稅猶夫　祖宗之賦稅也獨至于用度乃百倍之是其所入者少所出者多譬之富室大家生理循前而賓客之資厮僕之費視前反後則千金之產有不索然而罄者哉此其蠹　國耗財之源所宜痛懲而亟罷之者也不此之求乃于憔悴無聊之民而屑屑取盈焉此臣之所未喻也臣愚伏望　陛下勑下各該衙門除見今聽征官員并在營軍士不查外其餘內外大小衙門一應冒濫食糧及冗項人數逐一查議何人應存何人應革和筭定擬停當備造文冊　奏繳仍乞　明詔務從簡約庶見為　國節省之意此臣之所為革冗吏者一也

近又查得光祿寺卿高濟等題稱本寺所費錢糧自嘉靖元年至十五年積剩銀不下七八十萬而又多拖欠以致不足等情臣又近得本寺進　御果品等項原無定額臨期止憑內官小票數目交納及果品既進小票隨即去明日內官又復以昨日所進者賣與本寺行戶以備上納臣固知　聖明節儉之德終始如一而所以有前後多寡之異者固內官之滲漏乾沒于其間也蓋其經制之初既有品度則供應之際自難以稍紊以本寺諸臣不敢問其眞僞不敢辯其是非而貪冒之徒得以自便而自取矣臣不意　堯舜在上而諸臣皆日有孜孜而猶若等之輩剝行私

其無所忌憚者一至於此也然此但得自光祿寺一處言
之其他供應等衙門中間轉移侵盜尚有未易悉數者臣
嘗讀周禮見周公于凡王之飲膳酒漿之物次舍喪服之
用一一為之度數而又于歲終太宰以九式節用蓋亦聖
人防姦之微意也臣愚伏望 陛下 敕下
禮部將內外各該供應等衙門所用品物錢糧再三酌議
如某衙門一日合用品物若干通計一年合用錢糧若干
開具明白 上請裁定著為令典每遇年終選差科道一
員逐一查盤 奏繳以防冒破如此則豈約有正數取之
者不得而妄取盈縮有定規供之者不得而妄供而紛紛

會計之事又得以行于其中則沉匿擁蔽之患自無所容而各藏之貨賄將沛然其有餘矣此臣之所謂清冗費者一也二冗即除則事之害財者去害財者既去費財者自至而徵欠加賦之事可無講也說者謂臣等所見或非拯溺救焚之策臣則謂二冗之除慮在奉行者之未得其人耳若果當事大臣直能仰承　德意悉力奉行則所省當不下數十萬金朝焉在彼能省數十萬金之費暮焉在此即得數十萬金之蓄見效甚速為力因易民既不擾國亦不乏也且月計不足歲計有餘一月既有數十萬金之蓄一歲當有數百萬金之蓄是所謂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

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如之何而不可行耶況今天下府州縣百姓資産蕩析邑里蕭條嗷嗷之情大非前日雖所在官司急于督併然窘楚不勝之際固不可謂全無欲辦之心而死亡不贍之餘亦難保其必有可完之理則亦徒掛簿書刑罰而已是節用愛人之道臣固不敢于此時謬為迂闊之談而目前幹辦之圖臣亦不敢盡以為得也即使欠戶徵焉盡如諸臣之議而冗吏之聚而食之者如故冗費侵而盜之者如故則亦無異乎世之所謂揚湯止沸者如薪不抽沸終不止揚之何益臣固知于耗虛匱乏之患無補也且此輩皆貪饕無厭之徒倖門既開必至侵漁

未已將來之吏無能愈充于今日者乎総繫未遂必至泛
濫無極將來之費能無愈充于今日者乎而百姓之欠者
從而益欠加著難以復加雖有百劉晏者出何以為措手
之地耶故臣敢謂充吏既革充費既清雖不徵欠亦不賦加
頻貧可使富也不革充官不清充費雖欠户日徵賦額日
加富可使貧也臣愚惓惓倚望 陛下念時事之多艱惻
民生之未遂節省一念斷在必行申飭各衙門當事大臣
務要着實舉行毋得徐為庇護耽延時月曲示包容相惜
額而使此輩竄緣從倖以圖苟免中間如有此等情弊及
應革冗濫清核于衙門人役敢有推調抗違并鼓動浮言陰

為阻壞者許臣等科道訪知指實參　奏治罪仍通　諭
京城內外諸司除係關緊要重務外其餘一切不急之需併
從裁減如是則　國豐而裕無功不成士飽而敵有戰則
克殲彼醜虜宥之則為舞格有苗不但如漢文帝不宥則
為殺之克鬼方不但如唐太宗進退伸縮無不在我業隆
湯武功光　祖宗爾不足以示天下垂後世也哉使失今
不圖悔將無及臣恐敵人無歲而不入則邊備無歲而不
嚴邊備無歲而不嚴則錢穀無歲而不費府庫已竭調度
方殷根本已虛而蠹耗不止如不幸而加之二三千里之
災或連年之欽恤已盡而計窮敵已至而力屈始有不能

不重煩　朝廷之憂者參沓豈容臣等靡靡悠悠拱默坐

視之時乎臣是以不辭因照條例　上塵伏惟　陛下憐

其迫切不容已之情　赦其冒昧無所知之罪　留神採

納　俯賜施行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重國計以保盛治疏　黎貫

臣聞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無三年之蓄者曰國非其國也以臣觀今日京師困竭已不可言而各省三邊亦皆動以窘告一有盜賊水旱師旅之興輒那東補西或借發　内帑或横斂民財猶不足支撑如此一年且不足矣安望其有三年之蓄乎此天下治亂所繫　國家命脈所關蓋不輕而重也臣請借小以喻大今有中人之家歲收百畝之入上以供公家之賦下以爲父母妻子之養善爲家者必先預計入之豐約以權其一家之支費蚤夜思之吾家歲入幾何爲費幾何月合營

游者何業合裨補者何缺然後取之無窮用之不竭不善
治家反是矣今　朝廷制天下之用未必如人之慮家而
又承正德靡費之後安得不困竭乎臣姑舉一二言之如
國初所賦夏稅麥四百七十一萬二千九百石今所賦
四百六十二萬五千八百四十三石　國初所賦秋糧米
二千四百七十三萬四千五石今所賦二千二百二十萬
二千三百七十四石而　宗室之蕃官吏之冗內臣之衆
軍士之屢增及凡百支費視　國初不知幾倍蓰矣以賦
入則日損以支費　則日加雖巧者莫知為策矣不知
陛下當如何而慮也臣愚願　勅下該部使詳考　祖宗

杓天下賦入若干 上用若干 宗室若干官吏若干內臣若干軍士若干及凡百支費若干所餘若干正德年賦入若干 上用若干 宗室若干官吏若干內臣若干軍士若干及凡百支費若干所餘有無若干與今日賦入之數子細斟酌何者當益何者當損逐一定為經制以十分為率幾分供 上用幾分供 宗室幾分供官吏幾分供內臣幾分供軍士幾分供不時支費又餘幾分備盜賊水旱師旅之用幾分備遞年拖欠或特行蠲免之數將來宗室日蕃祿食如何而周官吏內臣軍士日增用度如何而給倘有警急如何而可以轉移相濟如何而可以裨補

無缺一一區畫 上請特加裁定永為遵守以後逐年將內外支用費過及見在或有餘或不足之數總為稽筭半年一次奏 聞則 陛下自知賦入有限而費用不容於不節矣然其數散在天下逐時收支增減不一未易以考也必如成化年間事例令各司府所屬一應係官錢糧每半年一次查筭分別舊管新收開除實在造冊仍要見實在庫銀若干何項應解京上何項應存留支用倉糧若干每月官吏軍士等項該放若干約量可足幾時支費此外尚該若干有餘可備警急如有不敷亦明白開報上半年限七月下半年限次年正月照差鋪馬人役照地遠近定

限送部查考所司敢有不依限造報及所報之數不實將經該官吏行巡按御史提問如此則所賦與所費之數如指諸掌矣雖然臣所言者節財之流耳若所以害財之源則復有說焉大率由拖欠侵欺之弊壞之臣嘗差福建刷卷查盤稽考各處拖欠侵欺之數以一縣周歲計之大率四分甚者五六分一縣如此天下可知其弊又由近年為守令者已完糧未完糧皆得考滿未考滿皆得轉遷是以人無勸懲因循苟簡自謂三年一陞例可立待一應錢糧無復追理致使小民拖欠侵欺百弊並集及上司督責然後並懲一時捶楚逮繫死亡相繼非徒上損　國用抑亦

下傷民心臣又願　陛下特勅該部再爲議擬除以前
詔旨應該有免者盡數與免以後嘉靖二年爲始查照節
年題　准追徵事例通行嚴加申諭各該守令務將一應
錢糧依期追徵仍令考滿之年申呈布政司查理任內錢
糧果完方與轉呈撫按覈實給由及起送吏部之日再行
戶部查果相同方准復職如有未完及揑報者吏部查出
即行降罰雖有他美亦不准陞符同保送官吏仍一體問
罪如此則守令之官皆知安於久任註意錢糧拖欠侵欺
之弊可絶期以十年日增月益而則不可勝用矣

酌議任官事宜以裨國計疏　鄭大經

宋臣司馬光嘗曰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言不能兩利俱存也方今　國儲内匱官帑之搜括無遺民病誅求海内之空虛日甚既不在官又不在民矣毋乃屯政不修而財源日塞邊儲加益而徵督未嚴以故斂之甚勤取之盡法而時艱無濟也已屯田之法專官而經理之矣查覈之令詳議而布告之矣以開財源節財流者亦既講求脩舉孜孜不遑遑矣第善政修復于廢墜之餘奚濟燃眉之急切實稽核于尺籍之者難窮影射之奸近閲戶部題覆每年正額缺至二百五十餘萬此皆張口待哺不

容一毫虧欠不容一時稽緩者也夫以 國家全勝之天下四海雖多故尚稱乂安財用缺乏至此萬一不虞之變突出不虞潢池之警忽生意外財用所需為第一急務當事者何以應之毋直諉于難為而遂已之乎及是時正宜悉心曲畫通融酌處若恬然不恤坐以待之無異燕雀處然于堂室之安者其害可勝言哉臣等待罪該科任人事宜職得與聞敢據臆見用備 采擇少資 國計諸凡職掌所關者俾令各陳所見蓋時務所急莫先于此而芻蕘畢集庶或有裨于時艱之萬一也 一曰重榷務我國家通商裕國凡財貨所聚會通之所置關榷稅部臣專

勑任督之諠取商賈之纖微以資　國用重本抑末之意亦行乎其間年來當事之臣固有潔己澄源通商利　國者操柄行私蔑法干紀者亦往往有之夫關市之設取之民者已爲遺利乃不盡利于國顧充嗜利者之囊槖姧亦甚矣近年題　准輪差府佐一員監收防範亦云密矣但委多通判部臣不肖者少假体貌即甘心以聽而不復計其他況銭糧掌于部臣委官不與名雖監收實無稽覈近日九江鈔關主事楊材稍不降節通判郭希泰刼制之因得所侵匿不下數萬在他關務尤可類推矣當　國用匱乏之時徼以自然之利不充公家之費而以資墨夫之貪

良可痛恨茲欲與行加額必至橫征而無藝欲折衷定數尤恐膠柱而難通其要在於得人而已故必擇部臣清望有聲者不必拘于主事不必限于一司回部之日聽堂官考察一如御史出差回道之例果操持堅定賦倍往時者咨送吏部陞授臺職京堂以示風勸各府委官輪差推官一員每季更易循序遞差不許推諉在部臣止據所報定稅商人執票赴委官上納稅銀寄頓府庫積至一季通查傾銷該府掌印官年終類解既不得增差以浮于數亦不得裁省以要于民然從此互稽雖無定額而自有定數至于相見儀節酌為定例以便遵守庶賢者得以自白其心不

旨者亦以有制而不敢放肆矣各該地方抽分小稅所在
巡按遍查附報各差部臣一併類觧敢有仍前乾沒者聽
巡按糾治以懲不恪蓋時當括索與其括索無告之窮民
不若因自然之利加處置之法着實舉行未必無資乎
國計也伏乞　勅下戶工二部查議通行遍因考察各差
部臣諸涉瑕疵者斥譴不必貸既足示警矣工部主事楊
時喬操持潔白後先莫並所刊榷事一書足占素養去不
稍加優處無以倡率將來伏乞　勅下吏部將楊時喬別
改清職以示表異部臣不職者回察即行處分不俟大計
以定去留如此則勸懲不忒而人心競勸矣榷務之不可

不衷者一也　二曰革冗員㦲　國家因事建官無濫職可裁矣但各衙門事務稍簡而員額寖多因事增置而添註如故匪直縻祿之虛糜事体亦未爲妥順也內外各衙門咸有可議者年来錢粮詘乏屢行裁革報到裁減官員率多雜職儒官所省幾何徒滋繁擾在京各衙門俸薪皆出州縣徵解以充減一員省一員之供應大者姑未論即如兵馬指揮一員約計俸薪五十餘兩每員額設弓兵七名或八名約計工食銀五十餘兩每城革去三員可省銀一千五百餘兩即此推之凡京堂部屬監局衙門事務簡而員額多者通行查議南京各衙門事簡而官全設者乞

轉行南京吏部將各衙門量其煩簡悉從裁削員下俸薪勒限停徵庶寬一分之患近有在外革去訓導椙稱所革俸貲無從查考夫省官本以省俸沒無究竟如此合無通行查革已徵在官者作正支銷不得仍前肥沒而京衙門裁革官員及裁省俸薪 勑下該部一併查銷庶官有定員食無冗費而于 國計未必無少裨益矣冗員之不可不革者二也 三曰併差遣夫奉 天子命以有事地方凡以按歷觀風撫民疾苦職任不同要在為民則一事有定員不可更置也邇來繡節侈于儀文生民疲于奔命奉使轍跡聯絡道途迎送之擾供應之繁當事者雖日勤裁

省而　制使大吏總一舉動体統自別勢固有不得不然者比年歲不告登民力稱竭若不及時通變非所以廣德意而適時宜也姑以直隸言之臣曾任順德府推官每見巡按若于無事可為而各差巡歷者一周覽聞事務畢集夫直隸僅八郡耳實不逮一大省巡按者二而各差看得按歷之臣愚以巡按可以兼八郡而兩防閱武巡閱二差乃其專職巡按可無與已至于各差事務可兼者通行酌議稍加裁省南直隸及各省兵備屯田水利等差可議併者一体裁酌至于先經看守地方添設兵備事寧之日相沿不已尤屬贅貟至于各府通判多至二員三員者通

行酌議可革者革可省者省不惟供費之節縮足以紓民之力而繁文既除亦可免多事之煩擾矣至于禁止迎送之條尤宜一併申飭庶官省而民力可甦事省而官屬無擾矣均乞　敕下部院從長計議以紓　國計差遣之不可不併者三也　四曰推勘報失懲貪之禁不嚴則民生奚賴而推勘之帳不結則文具徒施遞因貪贓日熾凡撫按糾劾有司擇其甚者欽奉　明旨提問追贓以禁貪黷以衛民生法禁亦嚴矣完銷者十無一二玩忽故縱沿習故事者相望焉殊非所以彰法紀而昭官戒也伏乞　敕下都察院通行各撫近年行移提問勘合完過若干未完若

干監追贓銀完過幾分未完幾分逐一查明行各該巡按衙門嚴限完報及遵照近日題覆輸遲事例速行歸結則法令之布既足以昭大信于天下而尅剝于民者亦可以取之以償于民矣差內追完贓銀揭報該院以憑稽考間有事由誣捏罪非自致顯有的據者亦須明白開豁奏請定奪毋重相徇之私而忘大公之義均乞一併通行庶事有歸結而法無枉縱勘報之不可不催者四也　五曰酌開納夫治經事貴通變酌而行之惟其宜焉耳方今財用匱乏是歲計不足之數毫釐不可缺者及今若不措處而倉卒為計惟有加賦一節為足以救目前之急但竭空

郡不所在閑條匪藝年來兵餉之加倍于常賦而水旱
癘疫無歲無之小民亦嗷嗷待賑于上矣若刻肉充腸氣息
雖存而大命隨之其何能及也哉近因 帑藏空虛專官
括索毫髮靡遺而州郡所積盡行徵解無復有存焉者矣
夫名器不可以假人而鬻爵非盛世事少知治体者孰不
知之臣愚以天下事執一者難以達化通變者所以趨時
方今民生困竭與其括索待盡之民以傷 國脈孰若取
有餘之民以紓 國計者之為得也哉 國家任官之法
極為詳悉始焉官不輕授而考選之必慎有司小吏少有
不職黜罰者隨以法繩之未嘗假借以恣縱其不肖而黜

遂識責未始始待于三年之後也夫親民之官不得而輕
授矣開曹散局似亦可行也品秩之崇不得而濫加矣空
名虛銜似亦可與也伏乞 勑下該部通行查酌可無干
礙選法者量行開納要亦時詘而通之以權取之于民而
無損于民者也開納之所當酌議者此也凡此五者事非
常經裁之可以善治時當變易措之足以宜民要之寬一分
則民受一分之賜省一事則 國家受一事之福其于
國計未必無消埃之助也伏乞 勑下部院一併酌議覽
之施行臣等不勝願望至于根本所在臣竊望我 皇上
崇儉德以先天下諸凡上供錢粮足支一二年者 勑下

該部查照嘉靖年間事例量行折色或三年停止或間年一行一通融之間而寓之以濟民困可紓矣至於服飾器用尤宜節儉以昭 令德方今天下名雖治平而財用匱之實有莫測之憂宵衣旰食此其時也尤望我 皇上亟加之意臣等不勝懇乞之至

敷陳愚見以圖足國疏

李邦義

切惟食貨者王政之所先積貯者天下之大命故周官歲九式之條而王制重九年之積蓋以量入為出酌盈濟虛誠有天下者之不可一日不講也邇蒙 皇上軫念積貯匱乏特諭計部以處理充實之計仰見 聖明憂國憂民之盛心凡有見聞皆思所以贊廟謨於萬一況臣等待罪該科與聞 國計者乎但錢糧之數目浩繁而出入之頭緒紛沓有未易以旦夕悉者昨見該部條例八事以上亦可謂幾乎詳盡矣然臣等芻蕘之見再四訪求猶有一二可以引而伸之者敢甘隱默不併為我 皇上陳之臣等

切惟理財之道莫過于大學一書至謂生財之道則不過曰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而已而唐臣陸贄亦曰生財之豐歉在天用財之多寡在人節之雖虛必盈不節雖盈必竭合而觀之則開其源與節其流理財者舍是無別法矣方今山林川澤悉入徵輸夏稅秋糧各有歲額舳艫千里飛輓窮年其所以充邊儲而供　國用者既有成規矣頃年以來倭虜爲患此外復有坐派加派之名養馬養兵之費而當事臣工權宜議處至于贓罰商稅寺產事例度牒引錢所以搜括之者亦既無不盡矣況今閩廣鋒鏑之餘殘傷未起淮徐荒歉之後逋逃未歸而

江之右山之東亦且以水滃草乾紛紛具奏則開財之法誠不可以一毫復加于民者矣然則處理充蓄之計舍撙節其何以哉昔人謂節財之法有訓在革冗員汰冗兵節冗費今之冗員誠不知其幾也嘉靖四十年為帑藏匱詘歲用益煩該本科建白已經議革之矣然所革者不過務司塤驛之流以上曾未有一議及之者其為省能幾何哉茲且不暇遠舉即如錦衣衛恩廕之輩踵接肩摩各衙門帶銜之官日增月盛是雖賞勞酬功之典所不容無而冒濫之費則不可不為之慮矣一澄而汰之或禁止之于後則所省不既多乎民出食以養兵兵出力以衛民此定制

也況　京師之衆皆取足于漕糧又率數石而致一石其
徵觧搬運之苦不論也柰何其可以易視之查得戶部所
開月糧之數共該支米二十四萬五千餘石及查營操總
數則止於九萬爲其餘或係錦衣衛官校人等或係各衛
所官吏勇士官積人等或係各該匠役人等湊之乃合前
數臣等訪得此項月糧弊孔甚多有以一人而每月包領
數石者有以一吏而每月冒支數十石者考求其故則以
兵馬之實數司農不得而知也錢糧之出數司馬不得而
考也各司止據衛所開來之數則以付之糧廳糧廳止憑
各司所發之數卽以准其支給漫無稽考如此則以無爲

有以逃作任之弊亦將何所不至哉夫以每月二十四萬餘之錢粮止養九萬營操有用之軍士而其不操之軍無益之費反從而兩倍之若是謂其一一皆充實用則臣等所不敢信矣伏乞 勅下兵部候各衙門遵奉 前旨將各項冒濫人役查革外仍要查核在京各該食糧人數某項若干某項若干造為總冊用印鈐蓋一送戶部一送本科者查如遇支放之時各該衛所造冊送司十三司須要類齊核實然後發之粮廳攢支其各該衛所官吏凡遇月終通將支過扣還之數齊赴本所照銷如或參差不齊虛應故事者聽臣等該科參究則冒濫者庶有所懲矣至

于錢糧冗費近年言官已言之屢矣而卒未收節省之效者其故有二有握韜鈐者或邊事未甚諳一遇警報輒自周張至虛實未探而調遣先發者矣有威譽頗輕則參遊等官各自主議有先發後聞而不可制者矣若此則邊餉焉得而不費哉不知按伏者兵家之妙筭何嘗責其不調遣謹調遣者無非以節行粮之妄費而已然均一調遣也行粮之支間在衛遼則有百里外全支五十里外半支之例而宣大等鎮則未之議焉或者非畫一之法歟近來宣大之費視他鎮為多未必不由此也伏乞　勅下該部轉行申飭各邊鎮巡等官今後須要明白哨探詳慎調遣其

有不遵約束將領聽其指名參治其各邊鎮行粮應否照例查議則錢糧不患其不節縮矣夫錢糧固貴于節縮而尤貴于措處查得　舊制太倉解發之銀止以供各兵之用而主兵則取足于民運與夫各鎮屯粮秋青馬草等項奏給耳邇來各邊多藉以屯地馬草則稱拋荒累貽多矣一遇缺乏即行　奏討太倉如之何不告匱也近聞有能措處者將撫賞銀内給軍採打即役其力以修邊墻而人不爲怨者使人人效此則各鎮之中豈無一二可以措處以少省太倉之萬一哉乞　勑下該部再加查議移文各邊巡撫示以　國儲匱乏凡有地方可以措處或于各年

民運拖欠之中設法督追完解以充下年正項之用年終各將措處過錢糧若干督追出拖欠若干以上年為額今年省出太倉銀若干造冊　奏報其有區處督追数目過多者或　特加旌秩或從重獎賞則激勸之餘孰無公家之念誰無共濟之心雖不敢大望其嬴餘亦可省十百于萬千矣凡此皆臣等管窺之見瑣屑之談無非欲省一分則裕一分之意至于轉移運用之則惟在于　聖明留意焉耳再照民生　國計事本相須手足腹心原係一體則視之誠不容有二焉者近有淮徐等處水旱為災十室九空逃移過半其粮運之類但累見在人戶包賠管軍師生

俸粮已稱數年不給其艱難之狀悉具撫按疏中亦臣邦
義冢閭差同所目擊者今欲　奏留商稅與改折二事誠
知其萬非得已而該部猶靳弗全與豈非以　國儲為重
恐開奏改之門雖知其急未暇理與然臣等切伏思之淮
徐之地粮運之襟喉非他方可比其荒歉又為數年之積
患亦非他處可得而同也失今不處誠恐枵腹之久或有
脫巾之呼其于運粮關係不小是不可不為之慮也況聞
商稅數十年來原係彼中借支之數即全與之亦不過歸
其故物耳運粮如必不可折亦當權其受災輕重量准二
三年仍行漕運衙門嚴督折銀完解以充軍士月粮正數

則公私兩便而嗷嗷望救之衆亦且幸寬舒于目前矣至

于招撫營田一節事本甚難然非得人以任之蔑有能濟

者臣等訪得漕運巡撫王廷素號清修亦稱簡靜但處理

通變之才原非所長當玆多事之時兼此重大之任豈可

以因循坐視者伏乞　勅下該部查訪如果臣等所言非

謬將王廷改之别用另推有幹濟有才望者代之至于所

屬州縣官亦須令撫按体訪精力才幹者調用庶地方得

而招撫有道綏輯可望而運道無虞矣

定經制以裕財用疏

駱問禮

臣惟今日之所缺者非財用乎夫其缺則思致其盈　陛下之所以朝夕軫念而大小臣工所以仰承　德音者非節用乎然　九重之尊　萬幾之繁四海九州之大非指掌可見即　陛下欲刻意撙節群臣欲勵行狥國將自何處始令上下大小之用習為故常即一事少缺人且噭噭不曰廢典則曰困惱不曰天下之大何在惜此小費則曰一人之見欲以亂此大經不惟拘常者不知變通之計而當事者亦無以自解於衆人之口衆益失宜廢置無度從而反咎當者有矣蓋自古帝王之節有一定之經制布在方

策班班可考人惟不察故茫然莫措手足然舉而言之則人又將笑且誚緣其言本五尺童子所共知者而臣率爾言之似為獨得之見豈不迂闊然自古帝王經制之猷節儉之實卒莫有出此者又安能別求其說是以不避譏誚為

陛下誦之王制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嗚呼數年之外莫可加矣大學所謂則財恒足者即此而已宋臣蘇軾所謂萬世之計者亦此而已今誠急舉其議　勑下戶部統計天下一歲常賦之入若干析為四分存留其一而以三分待國用又計一歲所常用若干如其處以其事

用若干某事以某人用若干開立前件彙為書冊分布大
小臣工使各出所見某項可去某項可減詳議所以陸續
奏送然後會議畫一某項果可去某項果可減某項雖
不可省然比之某項猶在可已不拘於故常不牽於衆論
去冗則蠹必就其三分之數而後用而　陛下亦愈自節
抑以下為蒼生上為　宗廟中為　社稷苟可省寧不以
崇高自憚則經制之要節儉之實同符帝王無舉經傳所
謂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者庶其在此何者蓋統天下財
用之數合天下衆人之見使同酌其所當然同識其所以
然而後適於儉則不惟當事者確有成算不至倒施而居

常習故者亦知吾不得已之意可無他議得垂永久况天地生一世之財自足一世之用今取民之法無所不周不必更制其入誠制而出决無不足於用之理唯今舉動率非　祖宗之舊而於帝王量入為出贏一用三之意漫不加省故陵夷至此誠操切振厲而亟返其道則其始也雖若固陋急迫不足展舒而久之漸安迨其後則豐亨裕大之勢將有不可勝喻者孔子曰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蓋均無貧智哉斯言誠以孔子之意行古冢宰之法成王周公復生莫之或加矣然方今　國計急若燃眉而臣且為此書生迂闊之談非不自知顧帝王經久節用之實

莫能出此出於此則泄泄於始嗷嗷於終無名之征刻剝之術苟可取辦一時者百出不顧以驅民於水火反責漸同歸於澌而國將不可為矣今　國家苟且之計不可為不用矣以　彝倫之堂為錢貨之地其始也不待識者皆患之而今則有識者亦視為當然矣市井無賴朝得十金夕可攝文官府紈袴豢豨目不識一丁足不履京師而儼然冠服且有官守之責名器之濫漸不可長矣分遣臺臣括天下之遺聚之京師而不知各郡縣先已坐圜此等不惟蠹政於今書之史策且將為後日笑顧猶可泄泄不為之所而欲以苟且不終日之計圖其目前哉臣故不避

識誚為　陛下言之抑古者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蓋歲有豐凶則入有多寡禮之大倫必與之上下故曰凶年殺禮誠不得已也今也歲無上下一切均禮蠲免之詔既不得不下則其不足之數於何取盈此財之所以愈匱也誠定為經制以常賦之三分待用矣仍於每歲之終計其所入少加贏縮如遇常賦不登則又當加損要不過其用三之數蓋量入以為出而必不可量出以為入也魯君問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曰盍徹乎自今言之可謂撫策矣然帝王經久為國為民之良圖卒莫能外此故臣不避識誚為　陛下終言之如蒙乞　敕該部議

欲行則其贏縮斟酌之間尚當冒昧一二如日書生之
談必不可行也則亦當更求其說如上下相顧坐嘆而已
則日甚一日恐更有不可為者臣不勝惓惓懇望之至

節內費以重大計疏　張漢卿

近該內　承運庫署庫事司設監太監孫棟等題稱缺
金銀寶石珍珠乞要處處應用該戶部覆題孫棟等具奏
成造却混稱例賞及舉已往糟用聳動　聖聽冀圖多借
查得太倉銀兩不及往年十一已支過部計然所出等因
奉　聖旨這合用錢糧你部裏還上緊通融計處進用毋
致缺少欽此又先該　內府供用庫署庫事　御馬監太
監孫政等題稱會計年例錢糧要將裁去三分之數暫于
京倉粳米撥補該戶部覆題近查得內官內使人等實在
食糧之數支米一石歲額有餘若于太倉般給是踵先弊欲

將該庫見任并解到錢糧通融支用等因奉　聖旨這該
庫糧米嘉靖元年減免三分之数暫准于大倉給以後年
分照舊欽此又該戶部覆奏乞將該庫以後年分白粮務
開食粮的数坐派節奉　聖旨粮米還照前旨徵派欽此
臣等待罪諫垣職司封駁竊見不便理難緘默夫人君宰
理天下審量出入以制經費譬猶巨室治生必較收入多
寡以為致用贏縮苟有不足必先樽節若復浪費鮮不困
踣仰惟　皇上登極實承彫弊之餘天下一歲之供不足
一歲之用內凡郡邑外逮邊陲罔不匱竭加以連歲災傷
生民疾苦若非　朝廷百凡度支責予成造一一檢覈

案行推將裕新徒欲復耗利庫誅求小民以資無窮之用恐
非爲　國家經常久遠之圖也伊尹曰慎乃儉德惟懷永
圖自古忠臣愛君深慮皆相以爲戒臣等竊見天象謫見地
理震驚災沴頻仍財力殫盡如稱行　上言輒望　皇上躬
行節儉以圖治體之効伏覩　綸音有曰躬行節儉朕自
有慶賞又曰躬行節儉已知道了仰窺　聖慈惜福節用
無不拳拳特以職掌人員先意伺隙希務侈端乃至誤有
聽納督責取盈臣等固知非　陛下意也且梁棟等以成
造急缺錢糧奏行　進用是欲括戶部之銀也梁政等以
元粳米減免奏行擬補是欲耗大倉之粟也夫府庫之財

孰非 陛下之財亦孰非供 陛下之用但戶部大倉
軍國重計京師百萬生靈四方非時災沴各邊緊急調度
一切干係倘至缺乏何由支持竊度棟等之心不過
緣以職掌迎合 上意以取容悅多積歲餘以資潛貸
知撙節計畫為 國家愛惜財用乎臣等見得 內承運
庫自 先帝升遐之後凡豹房各處積年收貯并抄沒人
犯銀兩俱各運貯其中雖曾奉有 詔旨進送數百萬于
太倉銀庫收貯竟漸不果臣等外間未知的數度其所積
不為不多雖比年關領成造備 宮賞賜等項節有動支
該部又經 進供三十六萬今未三年即已告乏支費之

繁又過　先朝矣以　先帝十五六年之積蓄不足　今
只三四年之　供用若不痛加裁省雖罄天下之力恐不
足以贍將來之費也又查得　内府供應庫弘治年間會
計歳用粳米止四萬六千石正德年來　内府人員冗濫
會至八萬五千餘石既經奉　詔查退裁革又節奉
欽依事故一千員名革派粮米着照數裁派必其食粮人
數比前漸少額供米石自當有減縱難裁免三分計亦不
至多欠若能稍為積餘足可接濟支費今又　佳令太倉
撥補已為重冒若復以後照舊徵派歳餘之數亦作銷除
大凡　内府進納錢糧小民十倍艱辛坐費無藝良可矜

惜經　國制用豈應若此夫　内庫不足取之該部該部不足取之郡縣小民小民不足將誰告耶即今東南財賦之鄉　國家倚為盈裕疾癘横作飢饉荐臻骨肉相食既已一面賑濟又復一面括索臣等竊為不可也傳曰天地生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則在官今公私俱竭既非在官又不在民徒以靡費珎巧之具侵漁冗濫之手不可不深察而熟計也該部凱切論奏豈固為吝惜以違　上命哉誠以　國家大計不可不深長慮耳伏望　皇上憫時愛物去奢從儉自乘輿　御服以及　宫掖悉從節省一應寶石珍珠飛花費用通行裁禁一切　賜予不必濫及其架

棟等奏稱　尊上　徽號例賞內外官員銀兩動以萬計
見今倉庫缺乏地方災傷內外　恩賞通行停罷不必過
費以益匱竭其　內承運庫見存之數務在撙節用度候
至豐熟逐漸　供進其　內府供用庫白熟粳米減免之
數仍查見年歲例全派及節年徵補拖欠之數通融支用
專計有餘以續不足太倉撥補暫免搬運以守舊規仍遇
會計年例務要開具食糧的數酌量派徵再乞將各庫前
項經管官員　勅下司禮監通行查勘果於錢粮混舉增
加導非啓費即為罷退別選廉慎老成之人更代掌管右
秪緣　俯憑過求附疏亦乞　天語嚴加戒飭令其協心

撙節無恣妄費以貽罪譴如此則　國計得制用之宜民
生免阽亡之苦治安大計莫要于此矣

清查散冒以裨　國計疏　　詹仰庇

臣惟理財者經　國之要務節用者為治之大端財不理則綜覈無法而無以開財之源用不節則後靡無度而無以止財之流皆非求安圖治之術也今天下財用日竭在倉庾空虛當事諸臣計無措處議下群臣各陳所見以為經理之宜臣猥蒙任使職居言官恨無濟時之策惟懷竊祿之慚每于奉　命巡視監局庫藏不敢不悉心盡職以負報稱謹以得于所見有裨財用者為　皇上陳之臣于本年四月內查得內監織染局錢糧浩大耗費甚多其收納開支漫無稽考委行大使李可謙行取去後隨據本官將本監

各庫廠作年例買辦關領物料總數造報到臣臣仍批行
再查房租地租年計所入若干從何支用一併查明回報
間隨據 内官監稱 先帝時凡遇傳辦緊急細巧
御覽器物雇覓各匠攢修及時買辦進貢南方茉莉瑞香
蘭草松桂等花木俱是 御前請出銀兩本監量為增添
自隆慶元年新政以來前項傳造異物愈覺精美而四時
進貢花草果品之類俱是本監委曲辦處止靠屬廠變賣
聊以濟急所以不敢言者別無別意蓋為節奉傳造不係
外傳此内監所切干心隱者也如謂地租者房租者或云
楊村寶坻二處為言蓋二處地方乃九河下稍低窪淤泊

所在原非版籍民田案查成化弘治年間　御馬監養豢
收牧馬匹本監題　准採行蘆葦以　皇木之用每遇
年豐收成之後量取些須以爲般運蘆葦之費或云山西
廠臺基廠等項地租等項查先朝將本監各監年老內官不
能供事者出居外廠空閒餘地自行耕種以為優老之需
日積月滋漸為園圃本監查收地租輸之公堂以備修飭
廠房之用如謂房租者案查隆慶元年九月內該細毛廠
官呈稱本廠街衢高峻四面積水灌注呈乞及時修理該
先任太監李芳建議各官協力修飭添造圍房每月量取
房貲以供傳造之急又云如去歲成造圓鰲山添顧匠役

買辦物料所費不貲不敢明載如修理宮後苑欞欄欽安殿觀花殿清望閣玉芳軒等亭慈寧宮花園乾清宮擺設各樣南花松竹樹株及四時　供進時鮮蔬菜果品并修理南城河南金海亭軒龍鳳舡隻鞦韆等項及傳造寶雕渾貼金雲龍竪櫃龍箱肇臺香几等件及成造白玉石等瓮俱係本監委曲措處而于戶工二部並無干預也等因到臣又據大使李可華申稱内開覩詣該監清查再三不肯開報但查得細毛廠東西樓房共一百七間南北平房共三百九間廠内房七十餘間房租多寡不等每月計約銀一百五十餘兩而歲計一千八百餘兩灰廠内外三十廠

每共租銀五十四兩錢廠每歲租銀五十兩此特整其[illegible]
[illegible]之一二且至于楊村皆城等處抽分沂河將房土[illegible]
房豬牌鹿房馬鞍山大石窩周家口慈家莊琉璃石大石
廠小石廠監靛廠　皇木廠共十四處則有地畝子粒抽
分銀兩在京神木廠山西廠鑄鐘廠台基廠澤車廠稻田
廠楸棍上廠通妙宅隆福寺等琉璃窯黑窯北果園柳花園
洗花房河西花園北城兆園外向添作蜂窩東給廠共二
十一處俱有房租地租皆糴內備用廠金廠廠外米醬廣
通寺張越房西安門北石廠海眼蘆溝橋狼岱地亦有
租銀本監該管地方廣闊錢粮甚大各處租銀數目難以

細查前項地方猶難不一無節年徵收租銀本監隱匿不行開報及查先蒙 欽差巡視庫藏給事中龍光御史楊相題 准自隆慶三年十二月為始聽本科道逐將該監庫藏積貯合干錢粮照依供用庫查刷事例務求明確數目戶工二部辦用商解一一應大小錢粮俱要會同科道監收如有數目不明隱漏參差等項從重參治及今帶管大使逐項登記出入之數本監往來文移不行科道掛號私自收受亦有隱漏參差許本官具由申奪在卷等因到臣看得本監供應御用器物費雖浩繁照各庫關領工部辦納且有年例定額而歲歲措作又不係稱一一覔資剋供應有賴

可免賠累之難據查隆慶二年本監開派工部物料照依
嘉靖七年事例尚該銀一萬四千餘兩次太監李芳題議
裁減上用九千餘兩在正派之中尚可裁省則其無待前
項房廠租税以為附益之需從可知也且細查廠店房係
內木石用在官匠作恐將官錢物料實抵等處抽税神木
山西等廠地租原將官地其間留日經題 准者本監遂緣
此侵漁以為民害矣何以 朝廷之土地視為已有濫收
租税充入私橐以官聲其欺罔之罪動則委諸供進難
支則是利歸已而以過歸諸 朝廷也如果賴此租税以
補 內府不足之用則皆為公費也亦宜聚之于官明白

支銷孰得而議之何必隱匿不行開報而顧忌科道之稽查哉伏乞　勅下戶工二部會同司禮監巡視科道將前項房廠在京者行五城兵馬司在外者行順天府隨處查勘要見租稅若干仍拘本監弘文等科書手吳求儒等質審實歷年收租稅作何支用及未盡報者逐一清查應革者議革毋滋之以蠹　國病民應留者議留悉取觧內庫公需應存多寡以濟本監幇補之用須造報循環文冊存查仍令巡視科道掛號監收中間如有隱漏者容科道官查出參奏及照楸棍一槪逼近西山該監假借混占民業査得先年曾經撫按等官耿隨卿等稔知民病代為章奏

已經該部覆奏　欽依查勘太監李芳指詞妄瀆仍遵
侵奪取煤射利各廠之中惟此一廠為害特甚誠如　國
害民之尤者也仍乞　勅下該部節查題奏文卷及行勘
事例嚴速催繳或以本廠原額存留其餘混占小民山地
盡數給還庶　國計少紓民困少息矣再照人君之奢侈
四方係之以安危　朝廷之嗜好左右視之為趨向甚矣
不可不慎也臣切覩該監所辦成造圓殿以修理宮苑花
園龍鳳船隻鞦韆架傳造樹櫃白玉盆之類悉皆浮費冗用
誠如該監所謂未及外傳者也吊取戶部銀兩在　廷諸
臣將謂充足　內帑以備緩急今果如該監所云則是以

有限之財供無益之費臣不知其何取也蓋　朝廷費出于無經則小人覬覦以為利用無一二而侵濫則十分之七八分矣如成造圓齋山物料取諸各庫匠作役之在官其費無經其工可稽而遂報萬餘金即今一事之冒濫若此他可知矣況當中外詘乏之時果能身親節儉以正宮闈俾內監諸臣凛然畏法奉公不敢效尤欺冒則內帑用足何事取盈于邊輸而司　國計者何至為賣官鬻爵之謀哉臣目擊時艱乃敢因事效愚少冀有裨　國用之萬一耳伏望　皇上念邊餉措處之艱嚴群小靡濫之費服食器用惟以節儉為主如金櫃玉盆刻絲之類皆

無益之冗費也悉行停止近 侍之臣或以織造採辦玩好逢迎陛下者是即好貪小人之徒也則屏斥而深罪之如此則正直者進而好尚日端節儉成習而 國計日裕矣

節財用以固邦本疏　　　　李巳

竊聞之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古之聖人豈志于為利而繫于貨財哉蓋言財者民之心財散則民聚故邦之本本固則邦寧是理財一事而人心之向背國家之安危所由係焉可不重乎以故皋陶告舜惟在安民而孔子論治　國之道亦不過節用而愛人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于害民故愛民者必先于節用然有天下國家而為臣民之王者可不知此哉欽惟我
朝富有四海　祖宗以來二百餘年之積其　帑藏之充前古莫及加以　陛下即位凡百節省其于　賞賚錫予

舉無妄費宜乎取之不窮用之不竭可也奈何頻年庫藏
空虛一歲之所入不足以供一歲之所出此在平安無事
大較已然設或 國家稍有多事不知將何以應之是以
日夜究心反覆謀計將欲取之 內帑而 內帑供億已
竭矣欲取之省直而省直搜括已盡矣開納之例雖為濟
時之術而所入甚少屯鹽之法雖為經 國之計而獲利
甚遲所恃以救燃眉之急者不過復取之民焉者矣臣思
國家取民之法稅粮之外既有雜徵雜徵之外復有派料
誅求已盡于錙銖剝削直入乎骨髓而况近年飢饉荐臻
災傷屢至孑遺之輩日不聊生以民財之耗民生之困至

於如此苟再追徵不已過為窮逼誠恐饑寒之衆嫩兇之
徒鼓譟于一呼勢成乎群吞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事
之可憂莫大于是書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易曰君
子以思患而預防之有天下者可不急慮哉夫利國則害
民愛民則病國然則將何處乎臣聞古人有言國用盈虛
在乎節與不節不節雖盈必竭能節雖竭必盈為 今日
計亦在節之而已舍是蓋無策焉節之之道何如一曰汰
冗員二曰革冗役三曰裁冗費此三言者乃古人之所已
試今人之所厭聞要之節財至計實不外此請為 陛下
陳之何謂汰冗員臣聞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

克用又故書謂官不必備惟其人孔子謂官事不攝焉得儉一以防多事之擾一以省無實之費也　祖宗朝法古為治官有定員俸有定額近年事漸繁冗官亦漸增臣見兩京內外各有濫設之弊如兩京各部寺屬在外司府州縣管糧管馬等官及　王府空閒官僚驛遞巡司邑丞郡判之類不可勝計且在　京武職員濫太多徒取充位其間員功陞賞老弱不堪難以悉紀又如錦衣衛傳俸帶俸廕授等官千百有餘皆歲支俸糧占役校隸冗官之濫莫有甚于此時者也若不痛加裁革則以有限之財而供無窮之費匱乏之患何日可已伏乞　陛下斷自宸衷

勅各部院大臣通行各省撫按及錦衣衛掌印官從公計議
其于文職其官冗而以兼攝其實可以裁則裁事可以停罷
備考武職原額實係軍功世襲如有[illegible]劣惟録及老幼不
堪者具 奏革退至于[illegible]等官[illegible]設額無干 國
計外其餘傳奉并[illegible]等官請行[illegible]革去[illegible]宗身
隨[illegible]俸[illegible] 聖[illegible]照例[illegible]量
爲職之半俸更之 殿下[illegible]今後官[illegible]民人等敢有
冒功希賞 奏帶錦衣衛職者加以上罪[illegible]不頫
而 國家錢糧可歲省數萬矣何謂裁冗役以蘇[illegible] 國
家設立內外監局匠役之所以供 朝廷服飾器用是

故不可缺若欲必人通其藝術種其良乃可若所遵守不

遵 祖制工匠役役衙續漸增損不知幾倍于昔又其間私

補替點卯役影射頭緒紛紛錯雜蠹弊叢集皆破 國計不可

枚舉究役之濫未有甚于此時者也先年諸臣屢嘗建議

要欲清查裁革會官司各懷便己互相推阻格臣不知于 國

家紀綱為何如矣伏乞 皇上留神溯源赫然釐革

敕下該部偕司禮監會同各該衙門掌印官協心經畫從

公議處吊取戶部食糧文冊光祿寺見支直米手本及各

衛軍匠宛大二縣民匠冊籍赴各監局逐一查對詳細點

審見其監局原額某匠若干陸續增添若干其間有名

無人老弱殘疾私補替點影射占役徑與開除其應留人
數再驗精悦何藝內有不堪用者即行減退果係堪用應
留人匠分別衙門藝業明白取具各該掌印正官執結備
造年貌籍貫文冊分送本部并司禮監及光禄寺巡視科
道等官循環備照如有逃亡事故不許徑自私補若果缺
人公同再議則不惟工役有人而歲省錢粮亦非止千萬
矣何謂裁冗費臣考　國家賦民田土稅粮之外有塩課
茶課金銀課鐵課魚課稅商舡鈔戶口食塩皮角翎毛油
添行木之類已不為不重矣近年以来雜派物料又紛紛
而出如供用庫物料甲丁庫顏料光禄寺厨料太常寺牲

料以及器皿軍械隨時坐派不可勝數其間指一而科十
者有之用十而作萬者有之名奉公家利歸私室冗費之
弊莫有甚于此時者也若不及時裁處恐江淮之水難
實漏巵況今江河已竭哉伏乞　陛下以　社稷為重以
斯民為憂　勑下各該部寺查自嘉靖元年以後節次派
出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并應天順天二府及南北直隸府
州縣一切買辦物料牲口果品及見追成造解　京軍器
與夫　內府一應物料已未完數會同五府六部堂上官
六科十三道掌印官從長計議其料合當存留其料合當
蠲免其料合當量減其料合當暫停凡可節財裕民久遠

良規議處停當上請　聖裁其果係急用者仍望　勅下
內府并及各該衙門會同該部計筭各庫有無合用若干方
總奏行該部斟酌各該司府地方有災傷分派前去辦納
如有似前多派侵欺冒破者該科道官從重參究減一物
則庫有一物之餘寛一分則民受一分之惠日計者少歲
計者多不必加賦而　帑藏日見其充足以上三者皆所
以節之于下耳至于身先作則尤在于　上伏望　陛下
念　皇天之眷顧　恤黎庶之艱難　存子惠困窮之心
施節以制度之術凡百用度務從儉約如昔日收珠今日
買玉皆無益之費合當省減者往事不可追矣買玉之事

可不急止乎乞　俯聽臣言速行罷止以後凡有妄奏動
息樽節則富庶之效可獲小民之困可蘇萬萬年無疆之
業端在于此不然雖以泥沙為金瓦礫為粟亦不能有濟
也惟　聖明裁之臣愚不勝懇切企望之至

講求財用疏　靳學顏

准戶部咨該戶科都給事中劉□等題前事該本部議擬恭候　命下本部催行在外撫按等衙門查照節次題奉　欽依內事理各擬所見于凡財用有裨事併無礙可以弘濟　今日缺乏者無論巨細作速條例次第　上陳仍要人具一疏不許連名共奏正于塞責又不可仍前遷延有辜　明命通候條議完日咨臣等會集多官逐一再行酌議覆請　宸斷施行等因覆奉　欽依備咨前來准此臣頃者覩時多事奮欲效諸臣憂世之智有所論　奏緣臣平生疎鹵不練世故又自十年以來衰病侵目並將

少時聞見遺亡殆盡今 該部覆行題 請責臣等以言臣不容緘默必強所不能則惟有迂誕之說或諸臣所已言而臣復爲之竟其所未悉者如斯而已其于 國計有裨萬一與否不敢必也臣不勝兢惕待罪之至臣論今日耗天下之財者天下之兵也而邊兵不可以言耗即以山西論之以八百里之邊而守以不滿五萬之卒無時不言修無處不言守無歲不罹虜患也即一意主戰或可言冗然山西之計在守不在戰雖城堡老弱之軍無不從事于修築之役者若以其不任戰而汰之則任戰者不多而修築者無賴焉即如灰溝一營今招軍十年矣尚不滿其半也

故他鎮兵或患冗山西兵患少至于山西軍粮原不及数而軍士有逃亡馬匹有倒失故以不及数之粮而餉不滿額之兵若歲無災傷而年例應時早給則僅僅充足若軍滿其額則粮不盈矣且民力有限譬如血脉一有鍼鋩之漏便成全體之枯今養兵之費既不容已則自兵以外但一力節省而已夫以徭役夫馬供給交際文移迎送之類皆不必言至于詞訟一節今世方目之為生財之一術而不知此其為耗民之一孔也臣巡撫衙門自数年前限觧贓銀両因攬受多詞臣愚以為一省獄情有巡按臬司守巡主持于上有郡縣有司分決于下民之寃抑者觧矣

若巡撫又加多事則官司紙贖一兩之入民間有十數百兩之費不寧也贓罰所得能幾何哉臣今所受詞惟關軍情邊事地方利弊其餘民間齒牙之競一切不行凡事關兩院者臣即于批詳中委曲數語以省異同之擾故臣巡撫贓罰從此免罷可也臣於理財中並提詞訟為言者以民間之詞訟正如 國家之用兵一開釁端此罷而彼不肯休心欲惜財而勢不由已此二事最相同也今山西無礦可開無錢可鑄以鹽法則盡通矣以屯田則盡闢矣以耕作則盡力矣而財用之詘之日甚臣謂除節省外無策焉然該部責臣等以言者蓋不止為山西計為天下

計也臣・請陳其迂誕之說臣恒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夫殷之所鑒者夏周之所鑒者殷則今之所鑒者宋也宋自太祖立國懲唐藩鎮遂欲盡去天下之兵故于京師置禁軍十萬而天下諸路總之亦不過十萬曰以京師十萬而制一路有餘力焉當時曹彬潘美等所將以下江南平漢伐蜀滅遼皆禁軍也乃一再傳而西備寧夏北備契丹慶曆以來招募漸多至八九十萬治平以後又增十五六萬至熙寧以後又有女直之備而兵益不勝紀矣彼時財用不言詘之故儉人得以爲其豐亨豫大之說是宋之患不在乎理財以困民而坐失馭戎之無策不獨其敗

戎之無策也而坐失上下之苟安不獨其上下之苟安也
而坐天　國是之不定夫天下之患莫大乎上下之苟安
也而宋恃之彼其元昊請和則舉朝稱賀契丹尋盟則遽
防鮮嚴敵計日寇我圖日映而不悟也莫大乎　國是之
不定也而宋人忽之彼其世方無事言官請經洛陽則目
為迂談戎及近郊廷臣言和言戰則終日不決大計如此
小者可知而不悟也議者歸咎于王安石之理財夫敵強
則增兵兵增則食益欲不言利得乎而宋不討又如此即無
安石未有能振之期也我　朝自　成祖北征至于尚望
北斗虜弱極矣初非若宋人立　國之初即有契丹之擬

也東盡西極各有諸險又不若宋人之僅保中域棄險資敵也此始沿邊一帶置兵不過四十萬人此後胡孽日滋叛戎日衆至今增兵藏戍稍倍于前初不若宋人之十倍其初也輿圖廣遠二百年來無彈丸黑子之虧初不若宋之疆宇迫蹙也客兵雖增主兵多缺初不若宋人軍餉之外又有歲幣輸鄰給錢賂敵也然而自嘉靖年間即言詘乏歲歲講求而卒無一效何哉臣亦反覆思之而不得其說于是乃以臆揆之曰宋人雖增新兵而天下原無養兵之費我　朝海內皆兵民處其七以供舊軍之餉而新軍一切仰給太倉是舊軍之餉不減而新軍之餉日增其費

一也前代惟周有豐鎬漢置南都率有其名而無其實義
朝、留都之設建官立衛稱而京焉坐食公帑其費二也
宋人宗室亦有王公之號而親踈秩然或通名仕版或散
處民閒我　朝分封列爵強支固本不農不仕咬民膏脂
其費三也夫此三費者天下之大費也皆前代所無而我
朝為獨盛焉又駸駸乎日增也賦斂安得不日急儲畜安
得不日匱哉今之計　宗室者形之章奏亦屢以煩而見
之施為則病其窒或中有機括此在樞軸之臣必有逆于
權而通其變者非臣愚所能竟其說焉至于　留都官曹
備設軍衛林立是否　聖祖垂統　列聖貽謀初意此在

經閣之臣討論綜覈必有得其詳而言其故者非臣愚所得預其意焉臣愚惟有見于耗天下之財者在兵故敢陳兵說以俟司計者擇焉夫天下之兵有四曰邊兵曰京兵曰　留都之兵曰腹內衛所之兵此四兵者坐食則同而緩急之用異焉又其目有五曰見伍曰召募曰徵調曰清勾曰充發此五目者尺籍則同而名實之歸異焉然四兵之中邊兵為急何也戎狄日臨所以外捍而內恃之者非邊兵而誰也京兵則居重馭輕彈壓四方爾故次之至于留都腹內之兵除領馬運差撥京班做工之外無庸施矣五目之中召募見伍為急實何也應急濟事所與負強勁而當

矢石者非召募而誰乎根生土著所與長子孫而充營伍者非見伍而誰乎徵調則處彼實此但資攝守爾故曰次之至于清勾充發按冊則可覈責實則難必無益兵數而專取擾民矣夫惟邊兵爲急而邊兵之中又惟見伍召募爲實所謂新增仰給太倉者正此輩也今爲計者曰欲言理財先裁冗食夫邊鎮自大小頭目以及督撫之臣其見任在職者彼或爲身謀或爲利計姑無敢爲其說誠使曾見任在職而今罷去者今之熟計而擬之曰某所居鎮兵誠多可損也食誠冗可裁也如是而損其數裁其食何不可之有然而臣知彼不敢爲是說也其敢爲是說者必其

人未嘗居是地者也誠使為計者知緩急之用也而酌量于損益之間以緩之損而益之急如免班軍之役而徵價以鮮邊非一計乎知名實之異歸也而通融于因革之際先其實而後其名如省充發者鮮而量其等以折贖非一計乎夫所貴乎兵者不謂其習號令閑技擊日走演場而已謂其衝鋒對敵旗鼓相當乃兵之實猶之醫也不謂其明察難究岐黃議論風生而已謂其臨榻對症起死回生乃醫之實也今虜視邊兵易與耳然邊兵則猶有戰時而以殺人為樂焉斬級之事接踵見焉不獨邊兵雖邊民亦有奮死而一躍者何者彼固習之而數嘗之鋒鏑死尚

冀一生若他兵則不能爾是以邊兵則易腹兵腹兵則易
京兵京兵則易南兵謂其終世皆不嘗寇皆不足恃也臣
嘗有驗乎此　請試言之臣每見海內但有山賊竊發之
寇多不動用官軍非陰騭雖職則承二判衛以為之將非
鄉夫里保則義勇快壯以為之兵在北則有鹽礦徒毛葫
蘆角腦之借在南則有狼土苗官之借觀正德辛未壬申
之間劉賊起霸州無幾豎子耳舉中原之衛所而不能當
至不免于邊軍之調是以有司即山之捷嘉靖中年倭寇發
海上五十餘人耳轉掠十餘州府至于應天門外而四十八
衛者無一人出攖其鋒卒負寄于淮揚民兵之手是以有

撫武營之設已之後腹內衛所尚實也而卒無一至此
固年遠莫大之驗也鄖陽有行都司漢中有衛所近日一
何免而不能圖乃往返數千里外調邊鎮之兵以臨之此
又么麼目前之驗也臣所言者非謂盡去腹內之兵謂既
名以兵當責以實當試以戰欲試以戰當限以輪番戍守
之法彼其或遠而不可使或弱而不願戍則優其身以自
便而移其食以餉邊有事則按籍而徵之而饋餉一出于
官無事則任其自便而耕商無異于民要之無事時多有
事時少也而名籍屯牧住居部署固在也人有恒言軍強
民弱謂夫正屯之外又兼餘地餘地之外又買民田差役

不能干有司不得制比夫民之輸觔脊竭筐篋終歲而辦官捐親戚去墓墳隨地而占籍者相什百也臣又見庚戌以来山東河南江北等處有檄皆創募義勇餘者臣不知在山東者臣畧知之山東義勇盖六千人其始一名徵銀八十兩而民不堪命令漸減至三十餘兩民猶以為病也而國又無頼焉此盜去関門之計令皆不敢言去臣愚以為既不敢言去試六千人者分為一班賣其馬之半而歸其值千官以其半而給三千人三千人者歲一上班其下班三千人者每名于貼户下徵銀三之二貯庫而優免其身以自便遇有徵發計日而與之銀其上班者来歲亦

伍下班而交其馬于上班之人三年無事則計其所貯以一年存留補不測以二年若解輸于邊江河南江北等處亦復如是其于邊餉又一計也臣又見天下腹裏民壯原非　祖宗舊制亦自己巳以後始令不過名將手分撥之邊方州操除之後無事時多有事時少亦終成無戰鬪之事者也　請亦如義勇分班之例其于邊餉又一計也故曰臣非欲盡去腹內之兵以此兵二百年來而未嘗見敵如邊兵之一年及偶一見敵而獲驗又寡均如此今乃與不可一日緩之邊兵同一坐食芻糧孔子嘗言不得已而去兵今當去何兵不得已去食今當去何兵之食今日固不

得已之時也司權度者苛一容忽焉一不致較哉或曰櫟嗇

廢食不可夫是其食雖日一遇噎不可恃以為療飢之資

也若乃京兵臣言其次者非謂京兵虛設無謂冗無益也

謂京兵依託 輦轂涵育 太平比夫邊兵之日臨鋒鏑

瀕危亡者有間也若乃求其食則京兵視邊兵乃以心視

臂毛臨僕馬為緊甚董令乃懷生觀養銷鑠氣餒柔弱為邊兵

所易也柰何望其控制四方以懾乖折戎變奚若哉臣愚

以為欲京兵強亦宜試以戰欲試以戰亦宜責以輪番戍

守之法夫 京師去宣府薊鎮纔數百里耳以京營九萬

之卒歲以一萬而戍二鎮是九年而一戍于京卒未為苦

也不數年而戍編近京卒之怯亦與邊兵同其勁矣又以
畿輔之卒塡京戍之空其部伍號令月糧犒賞亦與京卒
同焉不數年而　畿輔之卒皆　親君之兵矣夫出京卒
以戍薊鎮則延固之兵可省出京卒以戍宣府則宣府之
勢益振宣府之勢益強而大同之氣自倍逆胡雖衆卽敢
扣嶢巖而犄根本則是宣大以全力而制其後京卒之勁
當其全而御以深入之寇矣彼所謂耗天下之財者在
兵在京與邊循當倍其數而責其實何敢言耗也乃在腹
內
留都徵調清勾充發之兵則緩急名實居然指掌之
間而近畿甚酌斯其時矣適今不爲臣見夫內外並耗三

費交加而區區于今日濯一役明日裁一員減之以尾閭而溢之以呋溜也何益于計哉臣又見近世之言理財者曰財無從生也惟有節費而已臣愚以前代生財之法較之今日尚缺一大政焉臣舉此一大政何謂財無從生哉而錢法是已臣聞人之所由生衣食為大王者利用厚生必先乎此此出于天時地利人力相待而已成三才之用者也有此三才即有此布帛五穀增虧相乘有無相貿而非有水旱之災兵革之寇擾攘之虞以一歲之功而供一年之日用自周也今天下之民秋[illegible]不[illegible]漸廢不勝其求[illegible]惕司計者日夜憂煩遑遑以匱之為慮者豈若[illegible]

足之謂哉謂銀爲不足耳夫銀者寒之不可衣饑之不可食又非衣食之所自出也不過貿遷以通衣食之用爾而銅錢亦貿遷以通用與銀異質而同神者猶雲南不用錢而用海𧴩三者不同而致用則一焉今獨奈何用銀而廢錢惟時天下之用錢者曾不什一而錢法一政久矣其不舉矣錢益賤則銀益獨行銀獨行則豪右之藏益深而銀益貴銀貴則貨益賤而折色之辦益難而豪右者又乘其賤而收之時其貴而糶之銀之積在豪右者愈厚而銀之行于天下者愈少再踰數年臣不知其又何如也則錢法不行之故爾者計者又開礦夫礦不可開開益無益也一

禁而不可弛弛則亂也臣試根極錢說而司計者擇焉臣聞錢者泉也如水之行地中不得一日廢者一日廢則有枯槁之虞從成周兩漢唐宋以采見之史一一可覩未有用銀貴錢如今日之甚者也而用錢之多鑄錢之盛者尤莫如宋故宋太祖欲積錢至五百萬而贖山後諸郡于遼靖康中趙良嗣奉使歲加稅銀一百萬于金其平時賂契丹寧夏也歲幣率有常額其外國亦用錢可知又宋之饒州處州江寧等處皆其鼓鑄之地今江南人家嘗有發地得窖錢者則無南北皆用錢可知其餘書史所賞言幾百萬無慮非萬累鉅萬之說率多以錢計民亦不假致累人室

去宋不遠故所用錢多宋之物夫用錢則民生日裕鑄錢則 國用益饒此裁成輔相之業惟人主得為之故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因位而制權因權而制用故又曰錢者權也人主操富貴之權以役使奔走乎天下故一代之興則制之一主之立則制之改元則制之蓋國不足則制之此經 國足用之一大政也奈何廢而不舉臣竊聞江南富室有積銀至數千萬兩者今 皇上天府之積亦不過百萬兩以上若使銀獨行而錢遂廢焉是不過數十里富室之積足相擬矣 皇上試一舉其權而振之則彼富室者智勇並竭後者將奔走于吾權之不暇彼敢冒萬死而盜鑄

吾一文者哉故曰權也權者立之乎無形而遊之乎無窮用之則天下舉有求于我而有餘不用則日擾擾焉以求之于天下而不足為驗甚明也且夫富貴其權一也皇上今出數寸之符移片紙之檄以匹夫而拜將相焉又能使同姓王異姓侯焉于 公家未有損也此馭貴之權若是乎其易也若乃今日與人以千金焉明日與人以萬金焉曾不踰年而太倉告匱矣夫何馭富之權若是乎其不侔與誠以有其權而不用與無權等爾昔漢文帝之寵鄧通也曰吾能富之賜以蜀山之銅而鄧氏之錢滿天下夫鄧氏之錢滿天下則天下之貨萃于鄧氏明矣吳王濞

擅鑄山之利而躬耕兵漢趙要之抗亦不過竊漢廷之稱明矣夫以竊一日之權尚足以得民而抗漢況以　萬乘而白水其權可勝用哉今之為計者謂錢法之難有二一曰利不酬本所費多而所得鮮矣臣愚以為此取效乎旻文計本利于出入蓋民間之算非　天府之算也夫　天府之算以山海之產為材以億兆之力為工以修絜莫違之士為炊果何本而何利哉此所謂本猶不免用銀之說爾臣所謂本蓋無形之推是也何則鑄錢之須一曰銅料一曰炭一曰轉致一曰人工夫此四者在民間計之銀一分而得錢四分誠十不酬五矣自臣愚計之皆可不用銀而

取辦者誠將天下出產銅料之處贖軍徒以下之罪而定其則以收銅于西山產煤之處以法司有罪之人而准其罪以納炭其運銅則通水路者附以官民之册如臨清帶甎之例通陸路者資以驛遞之力而給之官庫之錢其運炭則　請出府庫之見貯之錢或于京城或于近縣或于營軍如係官身則量給以工食如係民當則平給以脚價如是而患無材與夫轉致之難臣不信也至于人工取之見役而皆足則又不煩銀兩而可辦也臣亦不知工部及寶源局原額匠役若干見今無笑食與否卽以營軍九萬人論之抽用其二三千人足矣而謂妨訓練卽今京城之內

鍛金剌繡聲技力作之徒與夫靠衙門而衣食者孰非嘗
畱異嘗一二千也而未嘗患其妨凡此皆不用銀而可以
成務問無本利之足較矣其二曰民不願行強之恐物情
之沸騰也臣愚以為歷代無不用之至稱為錢神我
先朝又用之祗見其利不聞其病正德嘉靖以前猶盛行
之蓋五六百而值一兩今七八十歲人固多尚可一名而
詆也獨至于今屢言而屢廢何行而輒輟焉何哉臣竊詳
之錢比鈔異于小民無不利也獨所不便者姦豪爾一曰
盜不便一曰官為姦弊不便一曰商賈持挾不便一曰豪
家蓋藏不便此數不便者與小民無異也臣竊聞往時但

一行錢法則輒張告示戒敕衙不允之干冒棊之傭則責
之以荷擔之役怨而相煽既閣臣觀望之不免而姦豪右
族依托城社者又從旁鼓之以濟其不便之私一日而
下令二日而閣臣下三四日而中沮矣務大計者宜若是
其易動哉臣聞施　恩澤者曰無告始行法令者自貴近
始豈惟貴近自　朝廷始可也　請自今以後追紙贖者
除折穀外而責之以納錢上事例者除二分納銀外而一
分以納錢存留戶口則兼收錢與穀商稅課程則純用收錢
此謂自　朝廷始又因而　賜予之費　宗室之祿百官
之俸則銀錢兼支又因而驛遞雇役行雇夫雇馬則惟錢是

用又因而軍旅之餉則分其主客量其遠近或以代布花
或以充折色此謂自貴近始矣此數者有出有入而民間
無底滯之患誠以上下交會血脉流通故也輕斂輕散官
府有餘積之藏誠以正賦之銀既以無減于常額而一切
之費又取辦于一權故也此權不可行之于天下以啓盜
權之衅 請于寶源局或西倉專設侍郎或即用左右侍
郎一員督于上以十三司員外或主事分理十三省事于
下以科道各一員監之銅料工材各有攸掌各省斂散各
照分司先之以區畫條議計定而行而又輕重適均無駭
于俗仍以唐宋以來舊錢兼之或 上有施于下或下有

納于 上著之以必行之令運之以歲月之效久之而本末兼利公私循環可以轉鼓鑄之勞而嚴工作之使臣愚不揣竊謂千慮一得也昔我 祖宗初制鈔時下令甚嚴有以金銀貨物交易者輒沒給告者然不徒責之下也後又 令各處稅粮課程贓罰俱准折收鈔則 聖意淵微可測矣此固血脉流通之意所謂泉也而法以佐之所謂權也夫 帝王以元氣為橐籥以造化為鑪鑪而風行神運不言所利乃至于齊民貨殖之末利較銖錙臣愚非所望也臣又聞之邊鄙強固則夷狄沐服中原乂安則邊鄙傾嚮故中原者邊鄙之根本也百姓者中原之根本也本

食者百姓之根本也閭閻之細有終世無銀而不能終歲無衣猶終歲無衣而不能終日無食今百司夙夜寧卿不遑者乃在銀而不在穀臣竊慮之夫以　國家建都于燕東極齊西盡秦南阻江淮　神州之重金甌之固此萬世不拔之業也而臣竊有慮焉何哉誠以　京師北據幽都更無郡縣而守在強狄雖有東齊西秦其形勢皆足以外中原而自固　京師以南絕無名山大澤之限強藩與國之資　皇上南面而臨之所恃以為腹心股肱之重者惟河南山東江北東八府之人心耳此數處之人率驁悍而輕生易動而難戢游食而寡積者也一不如意則輕去

其鄉一有所激則視死如歸臣固視之熟矣八府遭歉則走以東山東遭歉則走江北又未已也匹夫作難而千人響應往事蓋屢驗之然其弭之之計無他不過曰恤農以繫其家足食以繫其身聚其骨肉以繫其心而已今試移文于此數處者而覈其官舍之所藏每郡得穀十萬焉則司計者可安枕而無慮矣得三萬焉猶可以塞轉徙者之望設不滿萬焉眞寒心哉臣竊意其不滿萬者多也即有水旱何所賴焉即有師旅之興何所給焉臣觀自古中原空虛未有如今日者也漢以前有敖倉隋以前有洛口倉唐有義倉宋有常平倉皆隨在而貯不專　京師今徐臨

德州皆有官倉本為寄囤至於存積穀何哉臣近日有疏為山西積穀荷蒙　皇上通行各省臣非不知以用言為榮而所慮者人意向不同或行之不力或施之無序輒以為無益有損焉臣且不堪其任咎也臣前疏謂一曰官倉蓋發官銀以糴者此必甚豐乃可以舉一曰社倉蓋收民穀以充者此雖終歲皆可以行臣知中原空虛不但穀少而銀亦甚少大抵官倉一節今歲已不能舉又聞有災變則社倉一節今歲亦不能行但能以今歲始講求其條件加意于積儲即明歲舉而後歲效未晚也此二倉者社倉舉之甚易而效甚捷然非官府主持于上則其事終不能成

矣夫社倉即義倉也蓋始于漢耿壽昌而盛于隋長孫平唐戴冑之徒唐又最盛計天下積至數千萬以上及推其故唐義倉之開每歲自王公以下皆有入是以其積獨多臣所謂法令之行自貴近始也宋則准各民正稅之數于二十分而取其一以為社義倉富者必田多田多則稅多稅多則社入多亦唐意也要之其出也則中歉賑極貧大歉賑中戶又大歉焉乃沾及于富室所謂恩澤之加自無告始也今之言官倉者今年曰庫無銀焉明年曰庫無銀焉如是除八分紙贖之外無幾矣其言社倉者此曰官戶當優免我也彼曰占役何科擾我也又田多者曰我不願賑于

後亦不願出于今也如是不過貧民下戶之輸無幾耳是二法終不可行而中原之空虛如故也夫民之饑也必至于轉從不已必至于盜盜必先諸富戶與夫役占有力之家而此輩多不悟非官府共持而鼓舞之終空言耳臣請下之各省以唐宋斂穀之法為則而就土俗合人情占歲候以通其變限明春以裏書報各府已前見貯之數以品其虛盈于明年冬末通計一歲二倉新收之穀以驗其功能者而為令歲歲修之在官倉者時其豐歉斂散之利歸于官若民有大饑則以賑之在民倉者時其豐歉而斂散之利歸于官雖官有大役亦不許借此藏富于民即藏富

官　皇上所為南面而恃以無恐者其根本在此今之言計者不憂穀之不足而憂銀之不足夫銀實生亂穀實弭亂銀之不足而泉貨代之五穀不足則孰可以代者哉故曰　明君不寶金玉而寶五穀伏惟　皇明垂意臣本腐儒不勝其懇懇愚忠每所陳說多涉迂誕又不知其不可冒萬死至瀆　天聽伏望　皇上勑下該部再加採擇可行則行有當圖之以漸而勿驟有當斷之以必然而勿撓不可行而罷其議臣亦以仰塞　明詔少幾期會之罪臣不勝幸甚

弘遠慮責實效以濟富強疏　潘潢

先該刑科右給事中張秉壺題內一款約財用以裕遠慮

該本部議得　國家財賦　國計總於戶部營繕總於工

部太僕光祿各有司存謹於每歲終會計成錄進覽　萬

幾之暇　睿照少加分憂懷義之臣撙節自不容已一曰

歲徵一曰歲收一曰歲支一曰歲儲總數會其略散數註

其詳大率一年以歲徵為定額如歲收少於歲徵則拖欠

可查歲支多於歲徵則撙節可計歲收比歲徵加多則查

交納某年某項錢糧歲支比歲徵較少則計本年餘剩若

干收支既明歲儲虛實自見即為次年歲派實徵通融節

縮之計由是財用可節邊費自紓誠我 皇上中興太平之一助也本部尚書夏 等具題奉 聖旨准議欽此已經通行欽遵訖今照嘉靖二十八年錢糧出入已有成數擬合會計 進呈案呈到部臣等謹按嘉靖二十八年錢糧出入之數大約太倉歲徵該銀二百一十二萬五千三百五十五兩及查本年歲入實收銀二百九十五萬七千一百一十六兩雖稍多於歲徵緣係節年解欠及括取開納事例等銀原非歲額經常之數及查本年歲支通銀四百一十二萬二千七百二十七兩乃比歲徵數加一倍盖因連年擺邊募軍防秋折放馬料商價諸費不次增添若

非加意裒益將來年分或不可支又如京通倉糧歲運三百七十萬石先年常有八年之蓄本年官軍工匠月糧歲支二百八十餘萬京通積蓄僅於五年其餘雜料糧草等項用多不償亦可類考臣等聞昔周官歲獻民數穀數說者以為此周文武成康致太平之要務而歲抄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蘇軾亦謂此為萬世之計蓋有餘則蠲逋負除租稅不足則裁浮費去冗食自朝著以及百司庶府莫不以節用愛人為心而其冗用器物與凡失物俗名多各有誅賞太宰職之是以上下各足本固邦寧今在官在民止有此數而遠近紛然求討不已此由不知一時出納之計

發耗之原故不能相與量入以為出也臣等遵奉　欽依
查照原擬議錄會計　進呈　御覽欲候　命下本部備
行在京各衙門幷各督撫巡按等官將今嘉靖二十九年
一應財用通融均節去煩就約準昔善今庶幾漸復　國
初十分餘三之舊以仰合古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致太平
為　國家億萬世無疆之計若內承運等各該庫監所領
自來不入會計今合內外庫藏倉場會計繕寫裝潢成冊
隨疏　進伏望　聖明萬幾之暇　俯賜留神　國家
幸甚臣等幸甚

淮鹽利弊疏　　霍韜

切謂立法須公而導行法須嚴而密然又善適通變之權乃可久而無弊唐劉晏只用淮鹽遂濟國用臣今姑議淮鹽利弊即天下可推也　國初以兩淮鹵地授民煎鹽歲收課鹽有差亦猶授民以田而收其賦也惟鹽課條例云凡各竈丁除正額鹽外煎到餘鹽夾帶出場及私鹽貨賣者絞然則耕民納賦租外將餘粟貨賣者絞可乎此法良有深意而後人失之也淮鹽原額歲辦三十五萬引有奇後改辦小引七十萬有奇然兩淮鹽貨除正額外猶產餘鹽三百萬引有奇今正額已不得多取餘鹽復不得私賣

即三百萬餘引鹽安所消遣乎兩淮行鹽地方南盡湖廣西抵河南東盡東海地方數千里人民億萬家所仰食鹽只七十萬引饔餐安所取足乎是無怪乎私鹽橫溢而鹽價湧貴也　國初竈丁辦鹽每引四百斤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蓋洪武年間鈔一貫值錢千文故竈丁得實利如是而冒禁賣私鹽可絞死也今鈔一貫不易粟二斗禁絕竈丁勿賣私鹽是逼之饑以死也此後來法行之弊非初年之失也正統二年令曰貧難竈丁除正額鹽照舊收納其餘鹽收貯本場每二百斤官給米麥二斗十三年令曰每餘鹽二百斤官給米一石若餘鹽二百斤竈丁實得米一

石仍私賣鹽即絞死可也蓋當時此令雖出米實無稽
故官司徒挾此令以征取餘鹽實不能必行此令給民米
麥且貧弱竈丁朝有餘鹽夕望米麥米麥不得則先從富
室稱貸然後加倍償鹽者有矣故鹽禁愈嚴則貧竈愈多
此之由也貧民賣私鹽人即捕獲富室賣私鹽官亦容隱
故貧竈餘鹽必積富室乃得私賣富室豪民挾海負險多
招貧民廣占鹵地煎鹽私賣富敵王侯故鹽禁愈嚴富室
愈横此之由也且法愈嚴則利愈大頑民見利而不見法
淮安頑民數千萬家棄農畝專販私鹽挾兵負弩官司
不敢訶問近年恃衆往往為刼此隙不弭必貽大患不止

阻壞鹽法而已然既不能講求古法以處置餘鹽復不能變通鈔法以補給工本則貧民何所仰賴而不爲變故鹽禁愈嚴盜賊愈多此之由也此鹽場竈戶之利弊也洪武年間召商中鹽每引納銀八分官之征至薄商之獲至厚鹽價平賤民亦受賜永樂年間每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商稅雖加邊糧仰足民亦受賜自永樂以前淮鹽開中雖無定額永樂以後歲定七十二萬引復定七分常股三分存積夫曰常股者猶當行也商人先納邊糧乃給引目守場候支常年鹽也有守數十年老死而不得支者令兄弟妻子代支之令可考也曰存積者積鹽在場遇邊糧急

缺乃倍價開中越次放支之鹽也此居貨罔利非王法正
體成化以後准納折色每鹽一引准納銀三錢五分或四
錢二分又令云客商若無見鹽許本場買補夫曰本場買
補即開餘鹽私賣之禁矣故奸商借官引以影私鹽然商
人竈戶兩得贏利州縣民士亦食賤鹽惟私鹽愈行則官
鹽愈壅而法遂大壞令兩浙鹽課許納折色之令可考也
弘治正德年間或奸梲奏討或勳戚　恩賜皆給引目自
買餘鹽故法雖大壞而鹽亦平賤復有各年開中未盡鹽
名曰零鹽秤掣餘鹽堆積在所名曰所鹽皆權要報中借
影私鹽以壅正額故正德以前鹽價雖平而正課日損自

御史秦鉞奏革所鹽秤掣餘鹽每二百斤作一小引税銀一兩則取之過重自御史戴金奏減鹽價每鹽一引納銀八錢庶幾適中今之議者復論鹽包過大皆不知本末之見也蓋洪武年間鹽一引納銀八分而已永樂年間納粟二斗五升而已今則每引納銀七錢五分矣權勢賣窩復取利銀二錢矣復以長蘆兩浙兼搭配支商人一身三路支鹽勞費殆不貲矣計淮鹽一引蓋用銀二兩有奇矣商人轉販復以市利則鹽價益湧貴乃其所也夫正鹽湧貴則私鹽盛行私鹽愈行則正鹽愈滯亦其所也此商人中納之利弊也今欲復洪武之法則有上策欲求今日之急

則行中策區區修補近年弊利則已漲哉何謂上策須變通鈔法鈔法重而錢法均而鹽法行矣今若立法使鈔一貫值錢千文鹽丁爲官利則總鹽一大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餘鹽一小引亦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各場餘鹽盡屬之官私挾私賣即處絞勿贖則兩淮正鹽七十萬引餘鹽三百萬引舉可召商開中或如永樂時例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可也或如成化時例一引折銀四錢可也若

國家充足如洪武時例一引納銀八分藏富於國尤可也蓋私鹽行而正課重也正課輕私鹽不禁自止矣故曰上策何謂中策須更爲令曰凡各商人中正額鹽一百引

許帶小餘鹽三百引正鹽納過糧二斗五升餘鹽納過糧二斗聽與竈戶價買又嚴爲令曰客商借官引影私鹽戶不辨驗官引輒賣餘鹽者各照私鹽律絞勿贖又嚴爲令曰正鹽一引只二百五斤餘鹽一引亦二百五斤革近年大包之弊革近年勸借米麥之弊革鹽場積年轄害客商之弊三邊選廉而有才者一人爲提督都御史兼三邊槪發使過鹽商納糧即與收受糧賤許納本色糧貴許納折色俾商無久淹凡積年所以爲商人害而阻壞鹽法者悉與革絕復選廉而有才者一人爲漕運都御史兼理鹽法俾自舉用運司提舉等官凡商人納完糧料即與支鹽

勿得久淹凡積年為商人害而阻壞鹽法者則與革絀潛
運都御史與提督都御史鹽課邊儲互相關通盈縮又與
摠濟利病均為休戚邊方鹽糧共為一心兩都御史如左
右手然後足以集事行之數年即邊儲可足乃以餘積召
募游民開墾邊地勸課農畝邊地愈闢邊方愈固百年之
利也故曰中策何謂無策洪武初給竈丁鹵地復給草場
所以利竈戶者甚厚額鹽一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復
免竈丁雜差所以資竈丁者甚厚歲課止十萬引所以取
之者甚薄雖餘鹽不許私賣有餘即給官鈔收之下以資
竈戶上以總利權而均其施天下食賤鹽之利竈戶無餘

鹽之滯其法極善自鈔法不行則官私無術以處餘鹽矣乃曰灰餘鹽者絞販私鹽者絞果何行乎行之而嚴即竈丁空腹以死不然即為變行之而寬即三百餘鹽之利盡入奸人橐橐矣法之弊而窮者一也竈丁窮矣轉而逋逃乃區區賑濟區區招撫千百堡其喉一朝與之食可聊生乎故撫之徒勸逋逃鹽甚法之一弊而窮者二也招商中鹽一引銀四錢已重矣而今復加七錢尤重矣買窩刻取二錢遑上科罰或三四錢勸借來麥亦復二錢殆不知幾倍重矣稅愈重則利愈大奸人避重稅而趨大利避重稅則正課壅趨大利則私鹽行私鹽愈濫正課愈壅雖絞刑治

原缺

講治鹽法事例叢瑣無益鹽利秖足驅民為盜而已故今欲興淮鹽之利須選淮安漕運及三邊提督都御史講求其法而責以底績選人得失委托專暫成效虛實在宜責之吏部期之數年興利不興邊儲不實邊民不蕃邊地不闢不收久大之效而坐治兩都御史吏部尚書侍郎誅罰連坐然後任人者不苟任於人者不敢怠玩而政有實効此兩淮利弊也舉兩淮則天下可知也

處鹽法以濟邊儲疏　郭鋆

近該兵部尚書張瓚等會集　廷議以御虜防邊內開足邊急務莫過於清理鹽法欲查照先年差明黃璽事例推選精通鹽法有心計都御史一員專一整理長蘆山東兩淮四運司鹽法仰荷　宸聰俯賜俞允臣等待罪該科反覆計處輒敢冒陳臆見切惟　國初止搃課以佐軍需巡鹽有御史司鹽有運司有提舉司所以綱維而綜理之者官亦備矣因鹽法不通雖常節差重臣請　勑前去清理但令雖密秖事彌文體雖會尊而迄無成效常求其細故其不便者有三自長蘆山東以至淮浙地聯四省相越數千

里之遠文移往來動經以年其涉歷不逮利病未悉未免顧此失彼坐縻歲月其事務難周不便一也各該司府州縣官員隸屬非專服聽易玩每遇文移多假他事延緩清理衙門亦以官專事冗莫能盡法相因苟且俱致廢弛其體統不嚴不便二也又四省巡鹽御史皆以天子命使勢既不下且各以專理鹽政為職中間少有區畫自分彼此意見不同動遭滯碍而亦難遵守其法令不一不便三也是以皆先後相承運故襲常簡命雖篤建立則踈飾虛器以縻重祿徒增額外之擾耳查得嘉靖十三年四月內該戶部尚書許贊等題為再議鹽法歸一衆論以圖經久事

奏 聖旨這鹽法係是邊務 祖宗俱有成功近年僉被
內外勢要官員通同奸商買窩賣窩以致阻壞流弊滋遂
係部裏便行與各該巡鹽御史會同撫按官遵照成法查
處清理務要興利除害禁革弊端使畫一可行文書到日
限三月以裏回奏官不必差欽此臣等有仰見我 皇上
神謨睿斷經國阜民之至慮矣夫以持法法以昭治得其
法以振汛之則官不必備而事無不濟國家之鹽政條貫
精密品式具存法未有不善但行之既久積弊漸滋始鹽
一引納米二斗今則加至數倍未已矣始召募者皆正商
今則豪右之鬻鹽者日集矣始商利其有咸樂趨事今者

行文拘拏展轉逃徙矣始課羨額盈足裕邦賦今則逋欠殊深軍需久耗矣司國者可目擊凋弊漫弗注意也哉各省民運積欠地方委多災傷各邊歲用不敷奏討日告危急餘鹽之開遏解部法孰為良年例之責窩買窩弊何以革其運司餘鹽須增引若干方可盡收其運司餘鹽須增價若干方為便商弊在運司者責之巡鹽弊在邊方者責之巡撫使事體得歸一之宜邊儲有數年之積不狃於目前而經久可行不惑於浮議而官民俱利在今日所當深求根極要領之論固不必循襲故事而拘拘於清理之說也伏望 皇上勅下吏部將清理鹽法都御史暫為停止

申　勑戶部查照前　旨行令各該巡鹽御史會同撫按
官將應革事宜裁酌量立嚴限奏聞准復即令該部會同
多官愽稽往迹叅酌衆謀從長議處具　請定奪則官無
冗員事無費法人心不搖邊儲自裕動可戰靜可守雖有
黠虜侵軼之患無足慮矣惟　聖明留神采納臣等無任
隕越仰祈之至